



No.45 2025/26

NThyKYLdSS

目錄

編者的話	P.2
老師專訪	P.3
校友訪問	P.4-6
玩具	P.7-8
冷知識	P.9
音樂	P.9
The Living Memories of Yuen Long	P.10
Memory-What It Is and Why Is It Important?	P.11-12
Dreams and Memories	P.13
同學投稿	
記憶中的遊樂場 5F 何秀慧	P.14-18
老蝦的百變記憶 5F 廖汝淇	P.19-21
佳釀 6E 王顯瞳	P.21
聲音 4B 鄧穎琪	P.22-23
記下的風，風起而憶 4E 羅佩澄	P.23
木棉備忘錄 2D 黃希捷	P.24
The Photo Album 2D Chiu Tsz Ching	P.25
The Legitimacy of Memories 3D Lam Ching Shuen Cindy	P.26
Embers of Remembrance 5E Chan Cheuk Yui	P.26
Why I Call My Memory 'Rude' 2D Liu Christie Chin Yu	P.27
MEMORIES 4E Lau Jeanne Kieu	P.28
鳴謝	P.28

編者的話

「在記憶裏面，總有一些瞬間，經歷時沒甚麼特別，回想時卻勝萬語千言。」——《理智與情感》簡·奧斯丁

我們總是以為求學時代的嬉笑點滴是筐篋中物，但直到踏出校門時才意識到一切都是倘恍的前塵影事，所有皆淪為疇昔的不可得之記憶。

關於青春的記憶，它的載體是無拘的，它可以是校服上永恆不變的徽章；它可以是禮堂裏被暖黃光暈籠罩着的校徽；它可以是初夏隨風飄散的木棉絮；它可以是球場上肆意揮灑汗水的時光；它可以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暖意。

人生在世，一切不過雪泥鴻爪，青春的璀璨回憶縱然轉瞬即逝，縱然被淹沒在生活瑣碎中，但在某一瞬間，它總能悄然浮上心頭，帶着說不清道不明的悵然。彷彿泡了水的五味子，再刻骨銘心的感受，沉澱過後只有回不去的酸澀。

青春如曇花般短暫，意識到時卻已開到荼蘼。你我無法回到過去，所幸我們還有記憶，能一次次摩挲着它，緬懷當時的所思所想。故本年校報以「記憶」為題，望可為同學摘錄部分青春記憶，儘管中學時光不過匆匆數載，箇中的記憶卻能伴隨終生，能供他日緬懷。

最後，感謝校長、副校長、老師及各位編輯與投稿同學的鼎力相助，齊心將在鄉中的點滴時光會聚為一本二十八頁的「記憶」結晶。願某日再掀開這一頁時，能喚醒你的中學記憶。

老師專訪

MR.SALA

Why did you come to Hong Kong?

I didn't come to Hong Kong first. My first destination was Japan. I lived there for a few years, learnt lots of things about Asia and fell in love with this part of the world. Then I travelled to HK for a short time, around a week, and I thought that it was a very interesting place full of energy and vibrance. Of course it's very compact compared to other places. But for me, the appeal of that kind of energy is very powerful. I thought maybe I would stay here for a couple of years, but it has been twenty years now.

Are there 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ports day you had in Canada and here?

In fact we really didn't have that kind of sports day, it was for the athletics teams only. So, it was a completely new experience for me. The amount of enthusiasm shown by our students, especially the cheering teams, was very unbelievable. I couldn't believe they could shout for a whole day non-stop, and show their passion so strongly.

葉卓靈老師：

你認為鄉中同學有甚麼特別之處？

我認為鄉中同學很有好奇心，例如在課堂進行實驗的時候，大家都很踴躍發問，亦想更深入認識生活中不同事物。我會形容鄉中同學為Filter paper（濾紙），隔走很多不同雜質，但同時亦在吸收各種知識，是一羣具有潛力和高可塑性的同學。

張冠禹老師：

鄉中和你的教學方式在這些年間有甚麼改變嗎？

首先教學硬件設備上有很大的轉變。我1995年開始在鄉中任教，當時沒有投影機，沒有電腦，上課時我像我以往的老師一樣寫滿黑板，準備教材時則靠影印、剪貼，現在相比之下方便多了。

而在教學方式方面，我任教Physics（物理）一向盡力多做實驗，我自問不算 exam-oriented（考試導向），我認為鄉中同學有能力應付考試。考試與單單學習不同，考試講求技巧。我雖然中文不好，但依靠考試技巧，在中五公開試考獲A級成績。我不主張追求考試技巧，希望讓同學知道課題和知識點的背景、概念和關係，未必有助考試，但若真正讀通一科，是絕對需要的。

在校舍方面，現在音樂室所在地以往是電腦室，以前音樂室則位於現今的G03。家政室以前在三樓，一個空間煮食，另一個空間學習使用衣車，因此以前這一棟樓全部都是特別室，後來才改成中五課室。以往還有家政課的時候，鄉中空間不夠用，有浮動班，同學沒有固定的課室。家政課很具價值，失去家政課固然可惜，但同學的上課環境卻因此有莫大改善。

楊浩麟老師：

你成為輔導組老師後有甚麼改變嗎？

以往一般只會接觸到同學學科上遇到的困難，現在會了解到同學在家庭、朋友等生活方面較深入的問題。學科上的問題因着作為老師的經驗，一般較容易處理，亦有即時可見的成效。而生活和情緒的問題更需要時間沉澱，而我的角色也不再是引領者，更多時候是陪伴，作一位同行者。

猜猜他們是誰？



（左）鄉中星宮龍、（右）鄉中靈卓華：SNV

說到和記憶相關的話題，怎少得了記憶力呢？來看看一眾老師能在30秒內背到多少個 π 的小數位。

CKY: 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950288
YHL: 3.14159265358979 YCL: 3.1415926535897

校友訪問2025

昔日青澀又張揚的白襯衫如今已成懸壺濟世的白袍，但那份赤子心卻從未有改變。從鄉中學生到醫科生，在鄉中短短六年的奮鬥拼搏時光，大抵會成為一生中難以忘懷的記憶。

受訪校友

- 袁誌男 (Bosco) ○ # 鄉中男神 # 結他暖男 # 最強 head boy #cuhk MBChB
- 黃楚爾 (Matthew) ○ # 痴迷楓葉 #king of 內卷 #cuhk MBChB



黃楚爾師兄 (左) 及袁誌男師兄 (右)

Q1) 兩位師兄在鄉中有甚麼經歷驅使你們立志投醫？

M: 在低 form 的時候遇上疫情，看到香港醫療系統有很大壓力，很多病人甚至要露宿醫院門口，因此萌生了投身醫療行業的想法，希望可以自己的一份力令少些人受到病痛的折磨。

B: 我是當初劉淑華老師問我想做的是甚麼時才開始思考自己到底對甚麼有興趣，之後到高 form 由杜 sir 教 bio 的時候發現自己對人體那些很有興趣，因此就想着之後如果有機會的話就去讀醫，很開心最後可以考上醫學院。

Q2) 兩位師兄認為校園生活中最難忘的回憶是甚麼？

B: 我印象最深刻的應該就是Form 6最後一節中文課，那天lunch time我們全班就去了買素餃給郭素姣老師 (笑)。我們都走了頗久才買得到素餃，然後準備打鐘的時候我們還在等過馬路，但最後也是挺幸運的，我們在打鐘時衝進校門，沒有被人記遲到。(同時前headpre提醒各位同學，鄉中校規是要求大家在鐘聲響起的時候要回到課室，而不是進入校門)

M: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畢業禮那日，我們全級在籃球場拍照。大家拋起畢業帽的畫面對我是印象最深刻的，那時候是夏天，天氣很好，然後球場上又有好多人，大家一起向上看，整件事基本上集齊了青春的所有元素，很美好又很熱血。抬頭看到一頂頂畢業帽被拋向無邊的天際，帽穗隨風飄揚，我就覺得出了校門，等待我們去探索的是廣袤的天地，而我們未來的人生應該會是肆意瀟灑的。

Q3) 鄉中哪個地方承載了最多的校園回憶？

B: 後樓梯承載了我比較多的校園回憶。我是Form 5才開始使用這一條樓梯的，這條樓梯平時人比較少，衝去球場打球也比較快比較方便。我每逢PE課和小息都會和朋友們飛奔下去打球，在這裏創造了不少難忘的青春回憶。同時這裏拍照也很好看，畢業的時候我也在這裏拍了不少照片，將不少回憶定格在照片裏。

M: 我認為是校門。平時上學看見校門都會有一點「絕望」(笑)，但直到去到Form 6 last day，我們全班是七點多去到校門，做了回「袁校長」，和全校每一個同學說早晨。我記得那天我們有好幾個同學哭了，我自己也意識到我們的中學生活從校門開始，也將會從校門結束。

Q4) 中學生涯裏最令你感動的甚麼？

B: 寫校服。寫校服一向是畢業傳統，我們可以把一些平時嫌棄太過肉麻，羞於說出口的心底話寫出來，那些難以靠口述表達的情感可以透過文字紀錄下來，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比較印象深刻的。而且校服也伴隨我在中學裏經歷了大大小小的事，見證了我不少的校園回憶，畢業的時候又在上邊添上了好友對我的寄語和祝福，我中學生活最寶貴的東西都濃縮在校服之上，所以每每想起寫校服的過程，昔日的回憶就如走馬燈一樣重現，因此特別感動。

M: Study Leave 回來時看見不少同學也回來溫習的時候就覺得很感動，儘管我們已經畢業，但大家彼此之間仍有些心照不宣的默契，畢業之後還有不少聯繫。情誼從不因告別而消逝，我們到現在還會時常約出來吃飯見面。有人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更何況我有如此多位呢。所以我覺得我們同學之間的深厚感情絕對是我中學生活裏最感動的。



校友訪問2022

縱然因為疫情而被剝奪在藍色校舍裏創造高中記憶的機會，兩位師兄師姐坦言對此仍有遺憾。但情誼的濃淡從不取決於回憶的多寡，哪怕時光流逝，世事更替，師兄師姐間的友情如歌中所言一樣「時光可變世界可變 人情亦許多都變遷 友共情不變 那種真找不到缺點 你我再次相見隨年和月身心雖耗損 友共情從難扭轉 心內那熱暖 仍是純真未變」

受訪校友

● 劉詩韻（現就讀香港理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 # 運動小天后 # 遺憾錯失全場總冠軍得獎者

專心讀書不談戀愛

● 鄭進威（現就讀清華大學計量金融系）

○ # 假髮威 # 成績特級進步獎（中一 88，中三全級第 8）

我 xxE 班噠～

Q1) 因為疫情失去了很多創造校園回憶的機會，當中哪個最讓你們遺憾？

鄭：我一個很大的遺憾就是當時我畢業典禮沒有成功參加，因為當時我回深圳了，要隔離。就是我以前一直在香港和深圳兩邊住，但是那時考完DSE之後我跑回去了，回去隔離了，然後一直待在深圳，導致我沒有成功參加畢業典禮，其實我是挺遺憾的。但那時候我的同學給我拿了束花，給我打了視頻，然後還有在我吃麵的時候，有幾個同學把我放在男廁所門口哈哈。不過沒能真正參加畢業典禮還是挺遺憾的。

劉：沒能參加sports day吧，導致我失去了兩座全場總冠軍的獎盃哈哈。還有就是我記得當時袁校長說請我們全部中六去海洋公園，但是因為疫情取消了，到現在都還沒去，所以我們就是因為疫情失去了很多好玩的經歷



劉詩韻師姐

Q2) 鄉中哪位 / 些老師對你幫助最大，影響最深刻？

劉：那還挺多，首先是郭素姣老師，是她讓我中三的中文突飛猛進，跟開竅一樣，就是突然之間任督二脈打通了，因為她每一個星期都要求我們交一篇隨筆，本來 work load 就很大，然後還有 extra 的一個星期一篇隨筆，但我的中文就這麼快速向上升了。你看一下鄭進威，他被郭老師陶冶了之後，現在每天寫一篇隨筆。然後是楊浩麟老師，他教書真的十分有熱誠，看他這麼多年頭髮越來越稀疏就知道了哈哈，他也是個很「封建」的老師，就是不讓男生和女生一起坐。第三個就是歐淑英老師，她也是個非常好的老師，就是中文老師基本上每一個都很好，不論是做人做事還是學問，她們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人。

鄭：我覺得對我來說其實有三位老師，前兩位跟劉詩韻一樣，都是楊浩麟老師和郭素姣老師。首先楊 sir 吧，他中三是我們班主任也教我們 chem，他是一個非常有教學熱誠的老師，他很熱愛教育，對學生也非常的好，他作為一個老師，不只是傳授知識，傳道授業，更是為你解答人生疑惑，就是中學那些東西學六年，學個一年也就學完了，所以更重要的是去解答一些人生的迷茫吧。說實話，當時我不太愛學習，然後我覺得楊 sir 給我最大的啟發吧，就是他會關心自己的學生，然後如果你有任何人生上的煩惱困難，你都可以去問他，我覺得這就是楊 sir 對我們非常好的一個點。第二個老師就是郭老師，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老師，課堂以外，更重要是做人的一些道理，然後我有一件事挺對不起她的，因為當時答應她拍一些東西，但是因為一些原因耽擱了就没拍，然後還要已讀不回她，我一直都很對不起她的，有朝一日我會回鄉中道歉的，雖然可能時隔三四年之後哈哈，所以現在也藉此機會跟郭老師先道個歉吧。然後就是甘亮華老師，雖然他退休了，他是以前教 econ 的，但是當年班上聽課的，算上我也就兩三個，不過他人是真的很好的，他是一個很有耐心的人，他願意聽你講話，願意分享願意幫助你，就是你聽他講他的人生，然後再想想你的人生，這是件很有幫助的事。

Q3) 用一首歌 / 一句詩詞來形容你的中學生活。

鄭：「欲買桂花同載酒，終不似，少年遊」這一句話是我們中六時一直在講的，那時候我們喜歡上一項老年運動——乒乓球。但是這句話最近才是最深刻的，當你畢業了看了個更大的世界之後你就會對這句話有新的感想，窮遊富遊不如少年遊。中學時光其實是過得非常快的一段時光，六年你可能會覺得過得很慢，當你真的過完這六年，你就會意識到你的人生不會再有這麼純粹的六年，就是你中學的時候其實你只在幹一件事——考好 DSE，也不用想其他亂七八糟的，到了大學你就開始想等畢業之後去繼續讀書還是工作，然後也有些婚戀壓力。真的要珍惜六年時光，同樣的一年，你會發現越過越快的，所以真的要多珍惜。

劉：我的是一首歌「有你有我」，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時間很快就會過完，但是很多事你沒有勇氣去嘗試，然後就是錯過了，不只是愛情，還要嘗試去參加比賽、參加活動，嘗試任何一個崗位，多去試，不要怕失敗。去到大學就是你是個成年人，真的面對了一個生活、一個責任，也不像中學那樣肆無忌憚，所有老師都會包容你，大學 deadline 過了就是過了，不會像中學那樣死皮賴臉的求一求就可以遲交。



鄭進威師兄

校友訪問

會考師姐

鄉中校友——余慧茵 (1997 年畢業)

問：對鄉中有甚麼回憶？

鄉中一直是元朗區內小學生夢寐以求入讀的中學。回想那天，我穿着靈愛小學校服戰戰兢兢地踏進鄉中校門，坐在校務處外等候面試，恍如是昨天的事。轉眼間，我的兩個女兒也有幸成為我的小師妹，與同是校友的丈夫，一家四口也成為了「鄉中人」。

回想中二那年，敬愛的周妮璇老師成為我們中文部 (M班) 的班主任。Ms Chau 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在她悉心照料及灌溉下，我們三十棵小幼苗得以茁壯成長。還記得在 Ms Chau 的鼓勵下，我們一起參加「普通話朗誦比賽」，第一次站在台上朗誦《再別康橋》，萬分緊張呢！

時代轉變，鄉中校園也隨之改變，以往啡色的校舍外牆，現在已換上了一身藍衣裳；以往綠樹成蔭的後花園，現已放置了一個個工作間。惟一沒變的，相信是鄉中女生的夏季「水手服」了。

校園生活多姿彩，喜愛打籃球、排球、羽毛球的同學們一有空便會到球場「各據一方」。近停車場那邊籃球場的一角落便是我們班女孩子的「排球專用場地」了。此外，禮堂兩側的課室也挺特別的，課室小小的，通常是中六、中七學生使用。左側課室更有幾扇門，我們在小息時可推門走出外透氣，倚着欄杆談天，舒緩一下壓力。

鄉中給予學生多方面發展，積極鼓勵同學參加不同比賽。回想當年，我們戲劇學會參加了校際戲劇比賽，會員們一起編寫劇本，一起排練，一起繪製巨型佈景板，一起獲獎。這一段段美好的回憶，多令人難忘啊！

鄉中——一個令每位鄉中人充滿回憶的地方；一個培育了不少專業人才的地方。祝願鄉中繼續發光發亮，未來更加璀璨！



會考師兄

鄉中校友——袁廣文 (1995 年畢業)

問：鄉中的校園裏最有回憶的地方是哪裏？

問到我在鄉中的校園裏最有回憶的地方，那一定是禮堂和兩天操場的乒乓球桌。

因為禮堂是我每次集會、唱校歌、打羽毛球、觀看校內各種節目表演的地方，留下了許多師生共同的回憶。而乒乓球桌則是我每天午飯時必定趕去的地方，因為要着「霸佔」桌子吃飯、打乒乓球、與同學談天說地……於鄉中真的留下了許多歡樂的片段，至今仍記憶猶新！

在鄉中的校園生活中，始終是多姿多彩的，有師生的陪伴，總括而言過得開心。

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兩位老師，巧合地他們都姓袁。一位教我中國文學，另一位教我人類生物學。兩位老師都讓我在沉悶的學習中對這些學科產生了興趣，讓我渴望追尋更多知識。教中國文學的袁 Sir 經常抽空為大家補課，而教人類生物學的袁 Sir 則有一個派發試卷的特色，便是從低分的考卷開始派起，大家都不想成為第一個被叫去領取試卷的人呢！

不過老套地說一句，最重要的是盡力應考每一科。當然，考得好成績是錦上添花，若考得不好也不必氣餒。未來每個人只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恆心、目標和方向，都能夠取得成功。事實上，我和身邊的朋友或當年的同學，無論考得好壞，最終都有各自的出路，從事不同的職業，擁有不同的社會地位。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成功之處，最終我們都能回饋社會、孝順父母，我認為這本身就是一種成就。所以，未來要考 DSE 的學生們，請設定好目標，努力加油！願鄉中精神永存！



袁廣文師兄 (右) 與袁校長合照

玩具

介紹

玩，遊戲也；玩具，也就是遊戲時的物品。

人類從出生到小孩，至成長為大人，都對玩具有一種情有獨鍾的喜愛及記憶。

由簡單如一根樹枝、幾顆果核及幾張廢紙，逐漸發展成一柄精美的寶劍、色彩繽紛的玻璃彈珠和各式各樣的玩偶娃娃。經過漫長的演變，玩具，在工業革命後更成為一項舉足輕重的輕工業。

香港這個彈丸之地，竟然與玩具有着深厚的連繫。在1980年代，香港成為全球最大的玩具出口地，支撐着無數升斗市民的生計。那麼，你又知道玩具在香港的演變過程嗎？1950至1990年代是香港玩具業最蓬勃的時期。當時，香港製造的玩具品質高、種類多，包括橡膠、塑膠、金屬等各種材料及設計。這些玩具不僅深受本地孩子們的歡迎，而且還風靡全球市場。在香港的玩具發展史上，在不同年代都各具特色，例如：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玩具大部分源自親手製作；七、八十年代的為塑膠、鐵皮和超合金玩具；而九十年代為電子時代。雖然香港的玩具業面臨衰退，仍不改它曾經讓全世界知道「香港製造」代表的優秀品質。



香港五、六十年代的玩具

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大多數家庭的收入微薄，普通小孩鮮能買到昂貴的玩具。因此，他們會自行發揮創意，發明一些新「玩具」，例如用雪條棒疊成模型、拍公仔紙等。這些自製的「玩具」成了當時小孩子們的寶貴財富，也讓他們獲得樂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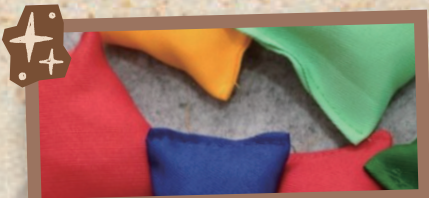
公仔紙

公仔紙最初是用作香煙的促銷宣傳品。為了宣傳，每包香煙都會附送一張印製特別圖畫的硬卡片，印刷精美，成人們也會把這些卡片當作禮物送給小孩們。後來，公仔紙逐漸發展為獨立的玩具，成為1950年代的大熱玩意。每張公仔紙只需一毫港幣，但對於當時的小孩來說，卻是無價之寶。公仔紙的玩法無盡，比較流行的是：兩人各拿一張公仔紙放在掌心，互相擊掌，然後放手，讓兩人的公仔紙掉落地上。誰的公仔紙到地後圖畫向上，方為勝方，並可贏取對方的公仔紙。



抓石頭或豆袋

當時，抓石頭或豆袋亦很受歡迎。抓石頭或豆袋是一種用布料製作的遊戲，玩家先拿起一個小豆袋放在掌心，然後往上拋及反手，讓豆袋落在手背上，再微微上拋並反手，以正手接回豆袋。然後在多加一個豆袋重複步驟，直到完成所有豆袋。比較貧窮的小朋友會用石頭，或是媽媽縫的小豆袋。這訓練小孩子的手眼協調能力，深受孩子喜愛。



香港七、八十年代的玩具

那時的香港開始流行塑料、鐵皮和超合金玩具，玩具種類也開始變得豐富精美。在那時候，玩具深植在小孩心中，是他們珍貴的童年回憶。

塑膠公仔（洋娃娃）

七十年代，塑膠公仔（洋娃娃）成為了香港懷舊玩具的代表。這些塑膠公仔以香港製造的丘比（Kewpie）嬰兒公仔為最經典。而後來出現造型多樣。香港製作的洋娃娃款式林林總總，行銷全球，由硬膠洋娃娃，慢慢演變成仿真造型，更以真人臉孔作為參照，受到當時小朋友的熱愛。許多家庭都會為孩子購買這些玩具，讓他們擁有充滿歡樂的童年。

橡筋繩

此遊戲有兩種玩法，第一種玩法是跳高。在兩旁拉繩的人讓其他人逐一跳過去，碰到繩子或跳不過的人便是挑戰失敗，被罰拉繩子。跳繩的人，由低至高跳過橡皮筋，高度逐漸升高，最後甚至要跳過手臂伸直的高度。在跳高過程中，至腰部的高度必須跳過，不能碰到繩子，而腰部以上的高度則可以以腳尖勾下橡皮筋，再跳過去；第二種玩法是邊唸邊跳。兩個人各拉着繩子的一端，其他人則一起進去跳，同時口中唱唸着一連串的歌詞，包括「小皮球，香蕉油，滿地開花，二十一……」等。

機械人

機械人是八十年代非常受歡迎的玩具，文具舖總是掛着不知名的機械人，八十年代是香港玩具業發展的高峰期，玩具不論是顏色、質料或功能，都吸引許多小朋友。這些玩具成為經典之作，受到許多人的喜愛。



香港九十年代的玩具

隨着經濟和科技的迅速發展，傳統的手工玩具和紙製玩具漸漸被高科技和電子化的玩具所取代，成為傳統玩具生產商的最大敵人。它不僅擁有豐富的遊戲內容，還能夠與其他玩家進行互動和競爭，大大提高了玩具的樂趣和應用價值。

他媽哥池

他媽哥池 (Tamagotchi) 是一款由 Bandai 公司於 1996 年推出的虛擬寵物遊戲，遊戲非常簡單，玩家需要照顧和培養一個虛擬寵物，包括餵食、清潔、遊戲和睡眠等方面，玩家可以和虛擬角色進行互動和溝通，Tamagotchi 以其可愛的外觀和獨特的遊戲機制迅速受到廣大玩家的歡迎。



香港懷舊玩具是我們兒時最珍貴的回憶，代表了一段獨特的歷史和文化。現在，這些留下來的回憶可以透過數碼化的方式將永遠保存下來，無論是公仔紙、塑膠公仔、還是機械人，都在相片之中看到香港製造的光輝歲月，讓我們一同重溫香港的寶貴記憶吧！

香港玩具的羈絆

1) 幸福玩具店

莊慶輝幼時家境不富裕，為了彌補遺憾，長大有經濟能力就開始收藏玩具。2008 年，他開了自己的玩具店，店名「幸福玩具店」是由電影《曼波女郎》中的「幸福玩具舖」獲取靈感，而以前能夠擁有一件玩具是非常幸福的事。莊慶輝偏好實體店是因為能夠與客人聊天，當中有不少難忘的經歷。張惠芳退休後得知工廠的一款玩具洋娃娃是按自己的樣子設計，尋訪多年不獲，直至一次特別的機緣下認識了莊慶輝，終從他手中買回這款玩具洋娃娃，為張惠芳心中填補了這一缺失，可謂人生樂事。



2) Ricky 之收藏之旅

香港的玩具與舊物不僅是物質的遺存，更是構成香港不同時代的拼圖。Ricky 的收藏之旅，是對童年記憶的追尋，也是對「香港製造」輝煌歲月的致敬。他的每一件藏品都訴說着一段故事，喚醒人們的共鳴，讓那份純真的快樂得以延續。

一毫子的快樂

除了機械人，60 至 70 年代的「挑竹籤」與「潛紙仔」抽獎也是孩子們的熱門遊戲。Ricky 特別懷念「潛紙」抽獎的樂趣：「一毫子就能玩一次，抽中細獎就能換到膠兵或小玩具。雖然大獎難中，但撕開紙張核對號碼時的那份期待與驚喜，已令我們很滿足。」這些簡單的玩意，成為基層孩子珍貴的童年回憶。

總結

玩具，是童年的縮影，也是時代的印記，見證了香港社會經濟的變遷。在現在科技時代下款式多，設計新穎，功能種種的創新玩具裏，我們又是否能夠找到像從前那樣，親手製作，具溫度的，充滿人情味的玩具與回憶呢？

「猜猜我是甚麼？」
請猜出以下圖片中的遊戲！



答案：1. 公仔紙 2. 豆袋 3. 機械人 4. 他媽哥池

冷知識

今年是鄉中建校第五十八週年，時過境遷，一波又一波的畢業生步入社會，一波又一波的新生踏進鄉中。在人潮匆匆更迭之下，鄉中的一些冷知識，彷彿成為了讓同學「慢下來」的時光錨點：它們像校園角落裏靜默生長的木棉樹，或校徽上的三個環環相扣——不張揚，卻在有人駐足凝視時，輕輕拉住時間的衣角，讓人在流變的日常中觸摸到一份連續的、沉靜的歸屬。

1. 鄉中校徽上三個環象徵了甚麼？

- a. 鄉中內的三棵木棉樹
- b. 鄉議局的三間中學
- c. 鄉中的三位副校長

2. 小食部售賣的菠蘿冰價格是多少？

- a. \$5
- b. \$6
- c. \$7

3. 鄉中拍照一號手勢是？

- a. 
- b. 
- c. 

4. 以下哪科是鄉中第一位狀元俞東晴師姐所沒有應考的？

- a. 地理
- b. 經濟
- c. 公民與社會發展

5. 以下哪位老師是鄉中舊生？

- a. 郭素姣老師
- b. 阮浚瑋老師
- c. 梁雅儀老師

6. 「男同學好學下嘢啦！」是哪位老師的名言？

- a. 李家祺老師
- b. 李卓林老師
- c. 李曉嵐老師

鄉中的冷知識遠不止上述提及，更多的故事留給時間，慢慢發掘。

也許五年、十年之後，某些老師不再任教，但總會有人銘記：曾有這麼一群老師帶來了許多歡樂，讓鄉中不止是一所學校，更是一個團結的大家庭，也讓「務本力學」的校訓得以傳承下去。

答案：1.b 2.a 3.c 4.b 5.a 6.a

音樂

走在尋常的街道上，卻不期然與那曾佔據耳機的舊歌不期而遇，思緒和心境彷彿隨之穿越時空，回到與那首歌相連的季節……或許人人都有過這樣的時刻。有人說，音樂是有記憶的，它是儲存記憶的媒介和載體，是打開那塵封的記憶寶盒的鎖匙，讓我們在旋律中回味那些定格在歲月長河裏的甜酸苦辣，將跳躍的音符轉化成照亮前路的光芒與冬日暖陽，與每瞬間的我們同頻共振。

友共情 古巨基

「下雨天 總掛念從前 球場上那可愛片段 突然又已一年 祈望再會面」

「你我再次相見 隨年和月身心雖耗損 友共情從難扭轉 心內那熱暖 仍是純真未變」

回顧中學生活，首先浮現於腦海的會是甚麼？想必正是校園所盛載的、無數獨屬這段青春的記憶：一起在球場上揮灑過的汗水、一起為考試奮鬥留下的血與淚、一起追過的木棉花……

隨着年歲漸長，離別於我們而言再不是虛無的假想，而是切切實實地在身邊不斷上演的戲份。作為學生，我們終會戴上四方帽，與這熟悉的校園與六年間留下的點點滴滴揮手道別。離別固然殘酷傷感，但既然無法留住當下，唯有帶着記憶前行，讓記憶成為養分，等待着某天，我們攜手種下的種子將會燦爛地綻放，照亮你我重逢之時。

Shall We Talk 陳奕迅

「孩童只盼望歡樂 大人只知道寄望 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體恤對方 大門外有蟋蟀 迴響卻如同幻覺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當重新手拖手去上學堂」

還記得從哪一刻起，我們不再自然牽起父母的手嗎？又從何時開始，那句濃於水的「我愛你」變得難以啟齒？我們總以為情感不必言說，習慣把付出視作理所當然，於是那些曾經並肩走過的上學路、睡前聊不完的話、笑與淚都毫無保留的時刻，不知不覺地被收進記憶的角落。

歌詞輕聲提問，卻重重叩擊人心：「孩童只盼望歡樂，大人只知道寄望」是否正是許多關係漸行漸遠的起點？

「Shall we talk？就當重新手拖手去上學堂。」

這句歌詞溫柔而有力——溝通從來不會太遲。或許，正是從一句簡單的「我們聊聊吧」開始，我們就能輕輕打開那扇掩上的門，讓理解在彼此間重新流動，讓記憶不再只屬於過去，從此創造更多嶄新的美好回憶。

The Living Memories of Yuen Long

Yuen Long is a district where the past and present exist side by side. Walking through its villages, markets, and historical sites, one can still sense the traces of a rich cultural heritage that continues to shape everyday life. Here, traditions are not confined to museums or old photographs – they are living memories, expressed through festivals, community spaces, and daily routin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Yuen Long'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ntinues to thrive through its festivals, markets, local foods, and the lifestyles of its people.

Tin Hau Festival in Ha Tsuen

Every year, on the 23rd day of the third lunar month, villagers in Ha Tsuen celebrate the Tin Hau Festival to honor Tin Hau, the goddess of the sea. Although Yuen Long lies inland, the villages once depended on waterways for transport and trade. Tin Hau's protection was therefore deeply valued by the community.

During the celebration, vibrant parades fill the streets with lion dances, musical performances, and festive banners. Devotees visit the Tin Hau Temple to offer incense and prayers, while Cantonese opera performances bring color and sound to the festive atmosphere.

Beyond its religious significance, the Tin Hau Festival serves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tradition. It unites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villagers, reinforcing a shared sense of identity and belonging. Recognized as part of Hong Kong'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festival reflects how historical beliefs and rituals continue to guide and enrich modern village life.

Traditional Markets and Street Life

The traditional markets of Yuen Long retain customs and practices that have faded in many urban districts. Walking through the stalls, one can hear the familiar calls of vendors setting prices, see handwritten signs hanging above bundles of fresh produce, and watch residents bargain for daily necessities. The atmosphere is lively, friendly, and deeply human.

These markets represent more than economic activity – they are vital spaces for community interaction. People meet old friends, exchange greetings, and maintain connections that form the foundation of neighborhood life. The markets reflect a slower, more personal rhythm of living, preserving the warmth and social ties that define Yuen Long's traditional character.

Conclusion

The heritage of Yuen Long is not frozen in time – it continues to live through the people, their customs, and their surroundings. From village festivals to markets and small eateries, the district's traditions remain a meaningful part of daily life. These living memories remind us that history is not only something to remember but something to experience and carry forward. Yuen Long stands as a powerful example of how culture and community can evolve without losing their roots.

Old Market Town Life – Yuen Long Kau Hui



Yuen Long Kau Hui, meaning "Old Market," wa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nd was once the central trading hub of the area. In earlier times, villagers from the surrounding regions gathered there to trade goods, exchange information, and socialize. It served not only as an economic center but also as a key part of Yuen Long's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Although much has changed with urban development, parts of the old market remain. Visitors can still find historical shopfronts and traditional market buildings – a glimpse into the past that reminds us of the community's roots. The spirit of gathering and exchange persists in the district's daily life, showing how Yuen Long's commercial and social heart has evolved but never truly disappeared.

Local Food Culture and Old Shops

Yuen Long's food culture offers another window into its living heritage. Small, family-run shops continue to prepare traditional dishes and snacks using methods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s. Local bakeries handcraft delicate 'wife cakes', while herbal tea shops serve traditional remedies that reflect ancient health wisdom. Noodle houses, some operating for decades, continue to attract loyal patrons with recipes that have remained unchanged.

These old shops serve as cultural storytellers, preserving not just flavors but also the memories and craftsmanship behind them. Through taste and aroma, they connect the present generation with their ancestors, reminding us that heritage can also be experienced through simple, everyday pleasures.



Memory

What It Is and Why Is It Important?

You just woke up, it is 8:00 am, and you realized you were about to be late for school. So, you walked towards the bathroom, picked up your toothbrush and brushed your teeth. Then, you went back to your room, grabbed your uniform, and changed into it. You checked the time, it was only 8:05 am. You picked up your backpack, and you walked out the door heading to school.

This may happen to you every morning, but do you know how many decisions were made during those 5 minutes? The answer is I don't know either! There are countless. But how could that number of decisions be made in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It is memories that make it all possible.



What do philosophers think memory is?

Philosophers have long debated the nature of memory. Plato viewed memory as "recollection", saying that learning is the process of remembering knowledge the soul already knew before. Aristotle argued that memory is a mental image formed by sensory information instead of innate knowledge, the result of the condensation of past experiences. Moving forward in time, most early modern philosophers during the Enlightenment held a similar viewpoint of memory as Aristotle, regarding the formation of memories as the consequences of experiences in life. Locke believed that one's identity is shaped by the memories one has, that we are who we remember being. David Hume recognizes the unreliability of memories. He considers memories as vivid forms of ideas, linking impressions and helping habit-building, yet not impermeable to mistakes. Immanuel Kant elaborated, "Memory is the faculty of reproducing representations," identifying memory as active, instead of passive storage. Despite the differences in some of the ideas, all emphasized memory as a vital part of human cognition. Together, thes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rom the past shape how we view memory today.



What is memory?

According to Harvard Health, memory is humans' ability to recall information, with 2 types of memory that we often use: short-term memory and long-term memory. Short-term memory includes memories that we only need for a few seconds to a few minutes. For example, when you are filling in the verification code that you just received for a website, the code is stored in your short-term memory that you will discard soon after it becomes irrelevant. Long-term memories are memories that you expect to access again in the future, such as your ID card number. They are memories that are durable, yet they can be changed as they evolve over time.

How are memories stored?

Memories are stored as neural pathways formed by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neurons in the brain. When a memory is created, its constituent parts are catalogued in the deep-brain structure called the hippocampus, which helps consolidate the short-term memories into long-term memories stored and evenly distributed in the cerebral cortex, the outer layer of the brain.



How can memories be accessed?



When you are trying to retrieve a memory, this is when the frontal lobe shines. It pulls the pieces of a memory from different areas of the cerebral cortex, where the memories are stored, and reassembles them to help you recall something. For example, when you are trying to remember a piece of knowledge your teacher mentioned the other day, your brain would not only need to access the visual information, from the visual region, about the PPT shown on the screen, but also the auditory information of what the teacher talked about and even the smell of the classroom at the time from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brain. Together, these components form a unique pattern that stays quiet until you try to remember that piece of knowledge again, in which the neural pathway is reactivated.



How can memories be affected?

As reliable as memories may seem, they may, in fact, not be as trustworthy as you would think them to be. During the retrieval of memory, they are brought into the mind and enter a state of instability in which new information or emotions can be added and integrated into the neural pathway. For instance, when you are recalling a scene that happened a few years ago while listening to a song, you may integrate the auditory information of that song into the memory. After you finish recalling the memory, it is then reconsolidated and becomes stabilized again. And next time when you recall the memory, you may hear the same song, or when you listen to the same song, you may recall that memory.



picture this Now

This is a world without long-term memory, both about habits and about events. You just woke up; it is already 8:00 am and it took you one minute to look at your calendar and realize that you were about to be late for school. So, you took another minute to decide whether to change into your school uniform or to brush your teeth first. Eventually, you left home at 8:15 am; you usually walk to school, but you thought it was so late that you should take the bus. You picked up the phone and searched for the nearest bus stop. As you have lost your long-term memory, you forget where the bus stop is. As you were getting on the bus, it took you a few seconds to read the sign of tapping the Octopus card on the NFC reader. When you got off the bus as your phone instructed you to, you forgot why you were there. You took out your phone and checked your agenda again, you found out that you were here for school, yet, the school bell has just rang, and you were officially late for school.



This story may be so ridiculous that it seems impossible. Indeed, it is absurd as we do have long-term memory, but this shows how important it is to us. Without memories, it is impossible for humans to sustain their lives, let alone sustain a society. As students, memories are our armor and sword on the battlefield of the DSE Examination, and they allow us to serve the community for a better future.

Dreams and Memories



Do you dream every day? Are dreams essential for our mental health? Is dreaming a way to manifest the future? Are dreams pieces of our previous lives? It may seem useless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but there are plenty of scientists out there who are doing this everyday.

Why do we dream?

Everyone dreams every night, even if we don't always remember it. Most dreams happen during REM (rapid eye movement) sleep, when brain activity is high. We typically dream for about two hours in total, spread across several cycles. Researchers speculate that dreams may be the brain's attempt to help us cope with and make sense of stressful experiences. Do you see similar scenes that you have experienced in your real life? It may be the brain's way to process the emotions brought by these experiences, so we feel less tense and anxious about waking life.

How do dreams relate to our memories?

Dreams synthesize and interpret our emotions, sensations, and memories, helping the brain to process and make sense of stressful or emotionally charged experiences. Most of them just recombine fragments of waking life, which reflects our interests and concerns. Memories are usually immediately incorporated in the first night after we initially experienced something and thus appear in our dreams. So they are also called "day residues". For example, something exciting or worrying from school might show up in that night's dream.

Are dreams our previous lives?

Some spiritual traditions believe that memories of past lives can be accessed through dreams which are profoundly real. We often have dreams that we still remember after a long time, which is quite odd. It may seem real when we are dreaming of unfamiliar places or people with strong emotional connections or repeating scenarios, but physiologists believe that dreams are only the reflections of subconscious, processing emotions, which can sometimes feel like they are from another life.

Do dreams reflect our memories or create memories?

It may seem like some of the scenarios in our dreams are created out of nowhere, but in fact, most of our dreams come from waking lives. During sleep, the brain reactivates recent memory traces, stabilizes them into a more permanent form, and reorganizes information for future use. When integrating this information, our brain may combine some of our memories based on our thoughts and current concerns, creating bizarre scenarios that seem imaginarily created. That is why we think our dreams create new narratives, but they are actually recombined memories.

Dreams are a fascinating part of sleep that help our brains stay healthy. They process emotions, consolidate memories, and handle daily stress. Next time you wake from a vivid dream, think about your recent day—you might spot those "day residues"! Sweet dreams!



凌晨四時十七分，維多利亞港還睡在昨夜的夢囈裏。對岸那些白日裏崢嶸的摩天大樓，此刻只是灰色天幕下沉默的剪影，偶有幾窗零星的燈，固執地亮着，像遺落在深海裏的珍珠，散發着闌珊的、孤獨的光。像這座城裏失眠的人，睜着眼，等天亮。也像我。

已經記不清是第幾次這樣失眠，這樣一個人坐渡輪了。

三十七歲，工作穩定，家庭美滿，人人說我該知足。可是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我對一切都提不起勁。像一個人在很深的井底，抬頭看得到光，卻怎麼也爬不出去。時間久了，連那道光都變得刺眼，彷彿在嘲笑我的徒勞。

醫生說這是慢性疲勞，城市人常見，休息一下就好。

休息一下？我每天都在休息——心不在焉地休息。

那天下午，女兒放學回來，興奮地舉着一張畫。

「爸爸，老師說要畫『最快樂的記憶』，我畫了我們一家到沙灘遊玩的假日！」

畫上有三個人，天空有兩個太陽。角落有一項歪歪倒倒的字：「我最開心的記憶」。

「為甚麼有兩個太陽？」我問。

「那天太開心了，一個太陽不夠亮。」

我摸摸她的頭，說了句「畫得真好」，便把畫放在一旁。轉身的瞬間，我看見她眼裏的光暗了一暗。

那道突然暗淡的光，我記了很久。像一根刺，紮在心裏某個柔軟的地方，不痛，但總在那裏。

公司的年度業績發布會，我準備了三個星期，每天睡三四個小時，咖啡當水喝，簡報足足有三十七頁。凌晨兩點的辦公室，只有我一個人，和窗外維港的燈火。那時候我偶爾會想：那些燈火裏，有多少人和我一樣，在等一個天亮？

開會前一小時，我像機械人般，在廁所裏對着鏡子重複地練習那一句開場白，不斷告訴自己要笑得自然，語氣要篤定，要自信，要讓所有人都覺得我是可靠的。鏡子裏那個人，穿西裝，打領帶，頭髮梳得一絲不苟。但我看着那雙眼睛，忽然覺得陌生。那是誰？

然後，在會議室門口，上司將我攔住。

「等等。」他拍拍我肩膀，那種上司專用的、看似體貼實則不容置疑的語氣。「這次的報告，不如讓老蝦做？他需要多點表現機會。」

我愣住，掙扎地說着：「但我準備了三個星期……」

「我知道。」他打斷我，「你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不需要靠這次證明自己。老蝦不同，他需要這個機會。我希望你明白。」

我張了張嘴。我感覺到自己的嘴唇在動，但聽不見聲音。最後我聽見自己說：「好。」

好，一個字。三個星期。三十七頁簡報。無數個凌晨。就換來這一個字。

那天下午，我坐在會議室最後一排，看着老蝦用我做的簡報、我寫的講稿、我熬了三個星期的心血，贏得滿堂掌聲。散會後，同事們紛紛討論着老蝦剛才「精彩」的演講，有人說「後生可畏」，有人說「做得很好」，有人拍他肩膀說「下次再努力」。

沒有人看我。我像隱形了似的。一切努力付諸東流。

我站在角落，手裏還拿着那杯只喝了一口的咖啡，已經涼了。我看着那些人的背影，忽然發現，我在這裏十年了。十年了，他們圍着的那個人，入職不到一年。

我拿出電話，渴望在這個殘酷的世界中尋到一絲安慰。那一刻，我忽然很想打電話給誰。給妻子？但她那天要帶女兒去興趣班，我不想打擾她，也不想她擔心。給朋友？但他最近工作上也有不順心的事，也忙着照顧孩子，怎麼約都約不出來。給母親？但她會問我「吃飯了嗎」，然後開始嘮叨，我受不了。

我打開手機，通訊錄裏有四百九十七個名字。四百九十七個。我一個一個往下滑，滑到最後，沒有一個可以按下去。

回到辦公室，自己一個對着黑屏的電腦發呆，不知道坐了多久，只知道站起身時，窗外的天已經黑透。維港的燈火一盞一盞亮起，像在提醒我，該回家了。

可是我回不去。

不是回不了那個有妻子有女兒的家，是回不了那個「自己」應該在的地方。我不知道那個地方在哪裏，只知道我很久沒去過了。

我好像迷路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幹甚麼，我不知道我這些年的努力是為了甚麼？為了生活？為了賺錢？為了養家活口？

我漫無目的地走着。穿過下班的人群，穿過霓虹閃爍的街道，穿過一個又一個熟悉的街口，卻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裏。走着走着，發現自己走到了一條陌生的街，然後慢慢認出來，是兒時上學的路。

那間糖果鋪，變成便利店的倉庫，鐵閘上貼滿招租廣告，招租電話的數字被撕掉一半。那間租書店，門面拆了，變成了一間咖啡店，玻璃反着冷冷的街燈，反出我的影子——一個踉蹌的、站不直的男人。那間車仔麵店，變成連鎖藥妝店，櫥窗裏擺滿化妝品。霓虹燈閃得人眼睛痛，彷彿再告訴我：這裏不是你記得的地方，你也不是你記得的你。

我走着走着，走到街尾。那片即將重建的舊唐樓區。光線昏黃而闌珊，闌珊得像這座城的夢，像這個失眠的人的魂。

我停下來，站在那盞路燈下。

我不知道自己為甚麼停下來。也許是走累了。也許只是因為我不知道還能去哪裏。天地之大，竟沒有一個地方能容下一個三十七歲的男人，讓他忘記自己的煩惱，讓他尋回自己。

我背靠着燈柱，閉上眼。四周很靜，靜得只聽見自己的呼吸，和那盞燈嘶嘶的聲音。它真的在響，像一個等得太久的人在歎息。

然後我聽見一個聲音。

應該不是真的聽見——是那種極度疲憊時，會出現的聲音。但我分不清那是幻覺還是真的。那一刻，甚麼都分不清。世界的界線模糊了，過去和現在模糊了，我和那個「我」也模糊了。

那個聲音說：「你終於來了。」

我睜開眼。

燈光昏暗，四周沒有人。只有我自己，和那盞路燈。

然後我看見了。

在燈光照不到的暗處，站着一個孩子。七八歲的樣子，穿着我小學時穿的那種白校服，校服有點寬大，袖子挽起一截。書包斜挎在肩上，是那種老式的帆布書包，邊角磨得發白。

他在看我。

我認得那雙眼睛。是三十年前，每天早上照鏡子時看見的那雙眼睛。那時候的眼睛裏，沒有疲憊，沒有算計，沒有「應該」，只有一個還沒被世界馴服的孩子。

我應該是要感到害怕的。夜闌人靜，空無一人的街，一個憑空出現的孩子，說我不是撞鬼也難以服眾。但我沒有害怕，也可能是來不及害怕。我只是愣住了。

是一種奇怪的感覺——像溺水的人忽然踩到實地，像迷路很久的人忽然看見熟悉的街角，像一個人在黑暗裏走了太久，忽然看見一盞燈。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只知道那一刻，我想走前去了解這個小孩。

「你是誰？」我問。聲音沙啞，像很久沒說過話。

他沒回答，只是靜靜地看着我。那種目光，不是小孩看陌生人的目光。而是那種，等了很久很久的人，終於等到的那種目光。

然後他走過來。一步一步，走進燈光裏。燈光照在他臉上，我看得更清楚了。那道淺淺的疤在左眉尾，是五歲那年從單車上摔下來留下的。那塊墨漬在校服下擺，是寫毛筆字弄髒的，那天老師誇他「有進步」，他高興了一整天。

他走到我面前，站定。他那麼小，只到我腰的高度。但他站在那裏，像一根小小的燈柱，撐着我。撐着這個快要倒下的、三十七歲的自己。

「你怎麼現在才來？」他問。

那語氣，不是問一個偶然經過的人。是問一個約好要來、卻遲到了很久很久的人。

我張嘴，卻說不出話。

「你怎麼會在這裏？」我終於反問。聲音是啞的。

「我一直都在這裏。」他說。

「甚麼意思？」

「那天你離開的時候，你說你會回來的。」他仰頭看我，燈光在他眼睛裏，像兩顆充滿希望的星星。「你最後一次走這條路上學，你跟我說，等你長大了，變成很厲害的人，就會回來告訴我，大人的世界是甚麼樣子的。你叫我等你。」

我張嘴，想說我不記得了。但話到嘴邊，卻無法說出口。

是的。我記得，我沒有忘記。我也不應該忘記。

小學最後一天，放學的路上。那天陽光很好，照得地上的水窪亮晶晶的。我走着走着，忽然停下來，對自己說：「等我長大了，等我變成很厲害的人，我一定要回來告訴你，這一切都值得。你要等我。」

那個「你」，就是此刻站在我面前的孩子。

那個我，就是此刻站在他面前的我。

「然後呢？」他問，「你去了哪裏？」

我張嘴，卻發不出聲。

然後呢？

然後我去了中學，去了大學，去了社會。然後我開始工作，開始戀愛，開始結婚，開始有女兒。然後我開始忙，開始累，開始失眠，開始不知道自己在忙甚麼。

我忘了這條路，忘了這盞燈，忘了那個站在燈下等我的孩子。

我把自己弄丟了，卻不知道在哪個路口弄丟的。

「對不起。」我說。聲音很低，低到像在自言自語。

他搖了搖頭，說：「沒關係。你來了。」

那句話像一記悶拳，打在胸口。我靠着燈柱，慢慢滑下去，蹲在地上。我想站起來，但腿沒力氣。或者說，沒有力氣再撐着現在的自己。

他沒說話。過了一會兒，我感覺他也蹲下來，蹲在我旁邊。

我們就這樣蹲着，誰也沒說話。夜的涼意從地面滲上來，但我蹲在那裏，卻不覺得冷。

「你不問我為甚麼突然來了嗎？」我埋着頭說。聲音從膝蓋間傳出來，悶悶的。

「你想說就說。」他說。

我說了今天發生的事。說那三個星期，說那杯涼了的咖啡，說那些鼓掌的人群，說沒有人看我。我說我不知道自己這些年在做甚麼。我說我好累，好累，累到不想回家，不想說話，不想再做任何事。我說我不知道自己是誰，不知道為甚麼活着，不知道每天醒來有甚麼意義。我說我花了十年，把自己變成一個連哭都要躲起來的人。我說我手機裏有四百九十七個名字，卻沒有一個傾訴的對象。

我說的時候，沒有哭。只是說，不停地說。那些話在我心裏憋了太久，終於找到出口，湧出來，停不住。

他一直安靜地聽着。沒有打斷，沒有安慰，沒有說「會好的」這種話。他只是聽。偶爾點點頭，像在說「嗯，我知道」。他不知道，他又怎麼會知道？他只是一個七八歲的孩子。但他聽着，像聽一個很久沒見的朋友說這些年的經歷。

等我說完，我們沉默了很久。

然後他開口了，聲音很輕。

「你記得那天下雨嗎？」

「哪天下雨？」

「就是那天，放學的時候突然下大雨。我沒帶傘，就在學校門口等。等了好久，雨一直下。後來我看見爸爸從雨裏跑過來，他一把抱起我，我們一起跑回家。跑到家門口的時候，雨停了，太陽出來了。地上有水窪，亮晶晶的。」

他說着，臉上有一種光。那光，不是燈光，是從他眼睛裏透出來的。

「你還記得嗎？」

我記得。

我當然記得。

我記得那些亮晶晶的水窪，那些雨水拍打在樹葉上的聲音，還有父親把我放下來時的笑容。我記得那天的雨打在臉上的感覺，涼涼的。我記得雨停後空氣裏那股乾淨的味道。

可是這些年，我從沒想起過。

「你記得那些事。」他說，「但為甚麼忘記了要回來找我？」

為甚麼？

因為我太忙。因為我覺得這些不重要。因為我要變成「很厲害的人」才能回來。因為我不知道，你根本不在乎我厲不厲害，你只想見我。

「我一直以為，」我說，「要等我有出息了，才能回來見你。」

他歪着頭，像聽不懂：「出息？」

「就是……變成很厲害的人。讓所有人都認可的人。」

他想了想：「為甚麼？」

我張嘴，答不出來。

對啊，為甚麼？

為甚麼要等一個「很厲害」的自己，才敢回來見那個甚麼都不在乎、只在乎「開不開心的自己」？

「我有時候想快點成為你。」他繼續說「我想像你上班的樣子，想像你穿西裝打領帶，想像你開會的時候。我想像你結婚那天，想像你有自己的小孩，你會帶他來遊樂場坐木

馬，像我小時候那樣。」

他頓了頓，低下頭。那低頭的姿勢，像我。

「可是你一直沒來。我等了很久，後來就想，也許那邊太忙了，也許你忘了路。也許……也許你不想回來。」

「不是不想……是……是……」

是甚麼？

是不敢。是怕。是怕回來之後發現，那個孩子已經不在。是怕回來之後，不知道怎麼面對他。是怕他問「你過得好嗎？」，而我答不出來。

我怕以前的自己失望。

「你過得好嗎？」他問。

我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我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一個美滿的家庭，一個可愛的女兒。我有房有車，有所有人羨慕的一切。

但我站在這個孩子面前，卻說不出一句「我過得很好」。

因為那些「好」，在他眼裏，算甚麼？

我低下頭，看着地上兩個長長的影子。一個是我，拉得很長，歪歪扭扭，像一個站不穩的人。一個是他，那麼小，那麼直，像一根小小的燈柱。

「我不知道。」我說。這是真話。

「沒關係。」他說，「過得好不好也不重要了。我只知道，你回來了。」

他的話，像一根線，把我從井底往上拉。

我們並肩蹲在那盞燈下，像兩個終於重逢的故人。

「這些年，我只想看看你是不是我。」

他等了我二十多年，不是為了聽我說「對不起」，不是為了讓我帶他去哪裏。他只是想看看——那個長大了的人，那個未來的自己，那個變成了「我」的人，是不是還是他。

他怕我忘了他。

他怕我變成了另一個人。

他怕我不再是他。

「我還是你。」我說。聲音沙啞得不像自己，但每個字都是真的。

「我記得那天下雨。我記得爸爸的白襯衫。我記得那天的水窪亮晶晶的。我記得那天我對自己說，等我長大了，要回來告訴你。我沒有忘記，我一直都還是你。」

他笑了。

那笑容很慢，很輕，像一朵花慢慢打開。然後那朵花越開越大，越開越亮，最後變成女兒畫裏那兩個太陽的光。

「你真的記得。」他說。

他往前走了一步。然後又一步。他站在我面前，仰著頭看我。

這麼多年，我第一次這麼近地看這個孩子。我看見他校服上那塊墨漬，像一個小小的印章。我看見他左眉尾那道淺淺的疤，像一個記號，標記著那個從單車上摔下來卻沒有哭的下午。我看見他的眼睛，與今早在公司的那雙不一樣。我感覺心裏有甚麼東西，轟然落下。像一扇鎖了很久很久的門，終於打開了。門後面，是一個我很久沒進去過的地方。

他對我說：「不要再把我一個人留在這裏了。」

「不會了。」我說。

說罷，他的臉變得有點模糊。不是因為眼淚，是他真的在變模糊。像一幅水彩畫，被雨淋濕，顏色慢慢化開。

「你要走了？」我問。

他笑着搖頭：「不是走。是你終於看見我了。我不用再等了。」

「那你去哪裏？」

他指指我的心口：「回去。」

然後他消失了。

我此刻的心情就像你找了一整天眼鏡，最後發現它就掛在衣領上，像你一直在找一個人，最後發現他一直在你心裏。

我站在路燈下，四周還是那樣安靜。但心裏有甚麼東西，不一樣了。

那個孩子回去了。回到他一直去的地方。只是這一次，我知道他在那裏。他不再是一個被遺忘的過去，而是我的一部分，一直活着，一直等着，等我終於回頭，終於看見。

後來我想了很久——為甚麼那天晚上，我會在那盞燈下見到他？

是因為那條快要拆的街？是因為那盞還在亮的老燈？是因為女兒那幅畫？是因為那些失眠的夜？還是因為，他等得太久了，終於決定不再等，主動出來找我？

我不知道。

也許都不是。

或許只是因為——那天晚上，我終於停了下來。

這麼多年，我一直往前跑，從來沒有停過。跑向更好的工作，跑向更高的職位，跑向所有人期待的「成功」。我跑得太快，快到自己追不上自己。快到我以為前面有甚麼，卻從沒回頭看過。

而那天晚上，在那盞燈下，我終於停了下來。

一停下來，他就看見我了。

或者說，一停下來，我就看見他了。

原來他一直都在那裏，只是等着，等着我停下來，等着我回頭。

那天晚上，我終於回頭了，找回記憶中的自己了。

後來，我在父親的雜貨鋪櫃檯立了一個小木牌：「心意角落：請寫下或畫下一個屬於你自己的溫暖瞬間。」我刻意用了「自己」兩個字。因為我想知道——當人們停下來，只為自己記錄記憶中的一個瞬間，他們會記下甚麼？

一位大學生畫了一杯冒熱氣的咖啡；一個中年男人寫下女兒第一次叫他爸爸；還有一個白髮婆婆利用顫抖的手寫下了今天兒子回來探望自己。

而我也寫下了自己的那張。不是為了給別人看，是為了給那個孩子看——給那個在路燈下等了我三十年的孩子看。

「昔日遊樂場的木馬還在轉。」

「一個人看煙花，也很好。」

「遊樂場的城堡很美。」

「你還在。我知道。」

日子繼續過，心意角落愈來愈熱鬧。有人寫，有人畫，有人只是站在那裏靜靜地看。

一週後的週末，女兒把我拉到二樓。

「爸爸，閉上眼睛！」

我笑着照做。聽見窸窣聲，接着，一張紙被放進我手心。

「可以睜開了！」

是一幅畫。畫上是一座遊樂場——旋轉木馬、城堡、煙花、摩天輪……全都歪歪扭扭卻色彩繽紛。

天空有兩個太陽。

但這一次，畫上多了一個人。在遊樂場的門口，站着一個穿白校服的小男孩，斜揹着書包。

「這是誰？」我問。

女兒笑了，那種「你明明知道還問」的笑：「是小的你啊！你不是說，小時候的你一直在等你回去嗎？我把他畫進去了。這樣他就不用等了，他可以在遊樂場裏玩！」

我蹲下身，看着那幅畫，說不出話來。

那個穿白校服的小人，笑得很開心。他在向我揮手，像在說：「你看，我在這裏呀。」

「爸爸。」女兒認真地說，「你畫裏的自己，笑得好好看。小的那個也是。」

我把畫貼在窗前，貼在意角落的旁邊。這樣，每次走過的時候，我都能看見他們——長大的自己，年少的自己，在同一個畫面裏，笑得一樣燦爛。

那晚我又一次失眠，又一次走到那條街上，又一次站在那盞路燈下。

四周還是那樣安靜，燈光還是那樣昏黃。可是這一次，當我站在那圈光裏，我不再覺得孤獨。

因為我知道，那個孩子不在這裏了。

他回去了。回到他一直存在的地方。回到我心裏那座遊樂場。

我閉上眼，走進去。

旋轉木馬在轉，載着一個穿白校服的孩子。他騎在木馬上，笑得東倒西歪。

那個孩子看見我，揮了揮手。

「你來了！今天玩甚麼？」

「隨便，你帶我玩。」

他笑了，從木馬上跳下來，跑過來拉住我的手。

「走！」他說，「我們去坐旋轉木馬。你坐外面那匹，我坐入面這匹。」

音樂響起，木馬開始轉動。我們一圈一圈地轉。他笑了，我也笑了。

不知轉了多少圈，音樂停了。我們從木馬上下來，並肩站着，看遠處的摩天輪。

「以後，你不用再來找我了。」

「為甚麼？」

「因為你沒有離開過。」他看着我，「我也沒有離開過。我們一直都在這裏。只是你忘了路。」

「現在你記得了。」他說。

我想說謝謝，想說對不起，想說很多很多。但他搖了搖頭。「走吧。」他說，「天快亮了。」

我睜開眼。

路燈還在頭頂亮着，天邊確實有一點灰白。但我心裏那座遊樂場，燈火通明。

那個孩子在裏面。他在騎木馬。他知道我在看他，偶爾回頭揮揮手，然後繼續笑，繼續轉。

這一次，我知道那不是夢。

那是真的。比很多所謂的「現實」更真。

那座遊樂場，它不在外面，在裏面。它不是用磚石建造的，是用那些記憶中的瞬間——那些被遺忘了很久、卻從未真正消失的瞬間。那天下雨的午後，嘩啦啦的雨聲；遊樂場的木馬，一圈一圈地轉；一個人看煙花時，心裏那份又孤獨又自由的感覺。

也許，女兒畫中的兩個太陽，一個正照亮現在，一個正照亮從前。一個給長大的自己，一個留給那個穿白校服的孩子。

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

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原來「那人」，是自己。

原來「燈火闌珊處」，是心裏。

回家的路上，天已經亮了。維港的渡輪響起第一聲汽笛，街上的行人漸漸多了起來。他們行色匆匆，趕往各自的目的地。沒有人知道，在剛剛過去的那個夜裏，有一盞燈熄了，又有一盞燈亮了。

每個人心裏都有一座隱形遊樂場。

它不在任何地圖上，沒有售票處，沒有開放時間。你不需要買票，不需要排隊，不需要等到週末或假期才能進去。

旋轉木馬永遠在轉，想得到煙花時也能馬上得到，過山車的聲音也不會消失。那個穿白校服的孩子，永遠在那裏等你。

只要你記得回頭，他就會在那裏，向你揮手。

這座遊樂場是隱形的，沒有人能奪走它。城市會變，街道會拆，糖果鋪會變成倉庫，租書店會變成咖啡店，車仔麵店會變成藥妝店。也許地標會消失，從前會被時間抹去。

但這座遊樂場不會。

它用記憶建造，用那些純粹的時刻維繫着。它不需要霓虹燈，不需要摩天大樓，不需要任何人認可。它只需要你——偶爾停下來，閉上眼，走進去。

然後你就會看見——

那個騎在木馬上的孩子，笑得東倒西歪。他在等你。等你放下那個沉重的自己，走過去，坐在他旁邊的木馬上，和他一起轉圈。

窗外陽光正好。維港的海面波光粼粼，像撒了一層碎金。我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那座我生活了半輩子的城市。

它還是那個老樣子。高樓大廈，車水馬龍，每個人都在趕路。

但我不再趕了。

我閉上眼，坐在記憶中的孩子旁的木馬上。

音樂響起，我們開始轉圈。

一圈，一圈，一圈。

一直看見對方。

直到天亮。

老蝦的百變記憶

5F 廖汝淇

記憶像又黏又軟的生麵團——一旦被時間拉長，就格外容易扭曲。

因此，我的一位朋友，老蝦，有好幾個不同版本的《中學回憶錄》。

老蝦是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成長於普通家庭，畢業於一所普通的大學。畢業後的薪資也不高，除去開支，所剩無幾。老蝦的衣櫥中只有白色T恤和清一色的利惠牌牛仔褲；論身材長相，老蝦鼻子塌眼睛小，絕對是諸位看客心中最普通的長相，我就不贅述了。老蝦天生有點駝背，大家都說老蝦遠看像只蝦，近看就更像了。加上他姓夏，我們索性叫他「老蝦」。

就是這麼一個普通得令人瞠目結舌的人，有兩項了不起的技能：扭曲記憶和酒後吹噓。

老蝦喝醉後大概是這樣的：臉紅→猛男嬌羞→頹廢地訴苦→炫耀自己那番「豐功偉績」→囁語→清醒。

最令人折服的是，他能在不同醉酒階段繪聲繪色地將一段回憶改編成眾多不同版本的傳奇故事。這些故事實在有趣，就連老蝦本人也分不出到底哪段故事才是最原本的記憶。

最令人驚嘆的故事，莫過於老蝦記憶中的中學生涯。

兩杯貓尿（註：方言，指酒）下肚，老蝦瀟灑地痛擊酒桌。其力度之大、功力之深，竟令酒壺應聲顫抖。他在眾目睽睽中豪邁地起身仰天大笑，好似那喝醉酒的梁山好漢。

「哼！我在母校時，追求我的女孩子能從東京排到巴黎呢！」說罷，他臉上浮起一抹紅暈。

又開始了，又開始了。眾人無奈地看着他。

「你們別不信！她們一看到我就會微笑……真的！我在她們眼中，總算不上校草，但絕對是玉樹臨風、風流倜儻、風趣幽默、威風凜凜、風度翩翩、驚才風逸……的形象！語畢，他笑得更「風」狂了，臉上每塊肌肉都在抽動、顫動。

老蝦沉醉在自己的世界中，臉上洋溢着驕傲的笑容。

捫心自問，女同學們的微笑只是出於禮貌。

「嗯，你確實帥氣逼人。」我們也禮貌地乾笑幾聲。

「想當年……嘿嘿……我的同桌經常講笑話給我聽呢！她一定喜歡我……」又一壺酒下肚，助長了老蝦自戀的火焰。

「她分明在給全班講笑話，不是講給你一人聽的！」我反駁道。

「不是的！我記得清清楚楚！只有我和她在場。」老蝦急了，臉紅脖子粗地解釋道。

「可是你上次說她給你講羅曼蒂克故事，怎麼這次就變成講笑話了？」

「……」老蝦無言以對。

他沉默了，那些記憶和畫面是這樣真實，卻經不起一點

辯證。有人說，老蝦在說謊，只不過謊話過於真實，所以變成一段虛假的記憶。

不等我仔細思考，老蝦臉上的輕狂就被陰鬱掩蓋。

「中學簡直是我人生至暗時刻啊！我們就是嗜血的特工：被組織精心培養幾年後就要去那萬人廝殺的混戰場！甚麼感情、友情……他輕蔑地大笑：「誰不是踩着同窗進步的？再好的兄弟，還不是彼此競爭、攀比？在成績面前，固若金湯的感情也會灰飛煙滅！要我說，我中學時期就是一匹孤獨的草原狼～我就是被這種糟糕的教育環境、學習氛圍荼毒，不然怎會一事無成？」

「你和修端兄不是好兄弟嗎？」

「你胡說！更多時候，我只能孤身一人趴在課桌上。」語畢，他竟有些感傷。

趁他擦鼻涕的功夫，我在自己的記憶裏翻出他在校時的第三視角：老蝦一下課就嘖嘖喳喳地找兄弟們踢足球或者看漫畫，只是偶爾趴在課桌上小憩一下。如此其樂融融的校園生活，為何在他的記憶中變得冰冷、陰森、無情？

我猜是自命不凡的他接受不了自己的平凡、一事無成。

「我跟你們說」他踉蹌地走了幾步，吼道：「學長們欺凌我、孤立我。我實在受不了哇！有一天我跟他們說：我不是好惹的！打了我，就別想笑着走出校門！我放完狠話，就用拳頭狠狠地揍他們。他們的人多又怎樣？把我逼急了，誰都打不過我們！」他左搖右擺地揮拳，拳風軟綿綿的像打醉拳。

老蝦邊說邊拿起一瓶啤酒。

「咋！嘍！」興許是老蝦不倫不類的打拳姿勢太難看，開瓶器也開始罷工抗議。

「連你也欺負我！」老蝦又鬱悶又憤怒，轉身走向酒館對面的雜貨鋪。

「老闆！來一斤開瓶器……不不……一瓶開器……不對……一個開瓶器！」老蝦醉得胡話連篇。

付了錢，老蝦看見雜貨鋪前的小木牌上寫着「心意角落：請寫下或畫下一個屬於你自己的溫暖瞬間。」

老蝦直勾勾地盯着那些字，看得我心裏發慌。

我知道，老蝦一定在想：「甚麼是屬於我的溫暖瞬間？究竟甚麼是屬於我的記憶？我，究竟是誰？」

老蝦目光落到一個疲憊不堪的中年男人身上。他突然提高聲量：「這是甚麼破爛木牌？淨擋着小爺我的財路？」

老蝦抬了抬腳，作勢要踢倒木牌，可是一看到那中年男人，就心虛地縮了縮本就不長的脖子，把腳輕輕放下。

中年男人不經意地往老蝦的方向看了看，而老蝦就像見到貓的老鼠，還沒等那人定神，就腳下生風，飛快地跑掉。

老蝦究竟為何心虛？我無從考證。

我們回到酒館，繼續聆聽老蝦吟唱他的中學奮鬥史。

「那他們夾着尾巴逃了？」我玩味地問。

「興許是吧……嗯……是的！他們當時很害怕，一聲不吭地跑出校門。我記得非常清楚！」老蝦有些得意地說道，隨後又補充了許多細節：「他們一開始還想罵我呢。我最看不慣那個叫允行的惡霸——你知道嗎？他衣服上的鈕扣都被我扯掉幾粒！」

「那你真厲害哦！」眾人從似笑非笑地奉承道。

事實上，老蝦兄的話有一半是真的。打架、反擊，確有其事；允行的校服也確實少了幾顆扣子。

只不過，單憑老蝦那雙輕飄飄、軟綿綿的拳頭就能擊退為非作歹的欺凌者嗎？自然不能。他們落荒而逃，只是因為教導主任恰好經過。至於允行的校服缺失的鈕扣，則是被嚴父管教所致。

老蝦又咿咿呀呀地囁語幾句，然後就任由元神在九天九地和真假交織的記憶中肆意遨遊。

待其元神歸入肉體，老蝦才逐漸清醒，變回那個普普通通愛吹噓的老蝦。

當然，半醉半醒，神志混沌之時才是老蝦最有趣的一面。

「老蝦兄，你那麼聰明神武，為何會被欺負？你早就該反擊了呀！」眾人揣着明白裝糊塗，使勁打趣老蝦。

「我心善啊！我一直在忍，忍着不傷害他們，直到忍無可忍才出手回去。你看，我只需略微出手，就能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老蝦邊說邊整理衣領。他那威風的神情，難免令人誤會此男剛剛經歷了一場惡戰。

「哈哈哈哈，看來你不僅孔武有力，還心懷慈悲啊！」眾人譏諷道。

「人善被人欺！人善被人欺！」老蝦尷尬地打圓場。

喝了幾口涼水，老蝦徹底醒酒了。

「老蝦，你記得剛剛說過甚麼嗎？」我問道。

「記得啊，我在說中學時期的經歷啊！我比誰都記得清楚我說了甚麼。」

「這樣啊……那你真的親手打敗了允行他們嗎？你記不得他們的惡行被教導主任發現？」

老蝦先是點了點頭，又搖搖頭：「應該是我打敗他們的吧！被壓迫了那麼久，我相信自己會鼓起勇氣反擊。我倒是清楚記得教導主任把我們臭罵了一頓。至於怎麼發現我們……嗯……這我就知道了。」

老蝦沒了醉酒時的神氣，神情呆滯，靜靜地審視記憶的真偽。此刻，老蝦心中波濤洶湧，努力回憶，驗證自己所言非虛。

良久，老蝦才開口：「我不記得了。每個細節、片段都是那樣清楚，可是每當我深究它的真偽，又覺得格外虛幻。

我已經分辨不出哪個記憶是真、哪個是假了。」

老蝦嘆息一聲，繼續說道：「我曾經記得，我用氣勢把他們嚇走了，過了幾年又覺得似乎和他們打過架……可是又有人告訴我，那個姓夏的中學生是只敢打向老師小報告的膽小鬼。」

老蝦挺了挺駝着的背，幽幽地說：「我否定了記憶，可是別人又否定了我。到底甚麼才是我最真實的記憶？」

「你輕而易舉就能否定以前懦弱的自己、扭曲那段不堪回首記憶，就是為了把自己塑造成勇敢的英雄吧！」我笑道。

他嗤笑幾聲：「我當然沒有故意扭曲記憶……記憶哪有那麼牢固？我又不是電腦，忘掉一些事情也是人之常情吧！。更何況，我不是你說的那種懦弱的人！」

老蝦素來自負，聽到懦弱二字，只覺得臉上無光。

「你最想擺脫、否認的記憶才是最真實的。老蝦，你究竟為何不肯誠實面對自己的過往？」

老蝦不願再說，惡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要回家休息了。明天還要去公司開會。」

當時的我真是傻極了，居然問出如此白痴的問題。

老蝦扭曲記憶，當然是因為不甘於平凡——扭曲記憶只是他的自我安慰。

他懦弱，所以不惜篡改記憶，拼命將自己塑造成勇敢的人。

他平凡，於是不惜扭曲記憶，將生活不易歸咎於學校。

他不受待見，所以在潛意識中將過去的自己視為萬人迷……

這種行為在心理學上被稱為「選擇性忽略與情感因素」。人們傾向於記住符合自己信念的事，或基於當時的心情扭曲記憶，使其合乎邏輯或符合情感需求。而老蝦的記憶更像一個繭房，在他受挫時牢牢護住他、給予他安慰。

「往事不可追，自欺欺人又有甚麼用？」我向老蝦遠去的背影喊道：「迷途知返吧！不要再沉淪於回憶了！」

再次見到老蝦已是兩年後。老蝦因為在職場中冒領功勞被裁。中年失業的他滿面油光，鬍子拉碴，啤酒肚早已突破腰帶的束縛可是雙頰愈發凹陷。他喝得爛醉，縮着身子，側臥在酒桌之下，活像一隻受驚的蝦。老蝦一會兒哭，一會兒笑，一會兒咒罵，一會兒炫耀中學時期的風光事：這次，他徹底顛覆記憶，搖身一變成了欺負弱小的校霸。

老蝦徹底迷失在虛假的記憶中，分不清真的記憶，也分不出真我。

「老蝦，振作起來！」我輕聲說道。

「就是你……你說我自欺欺人！你說我會一事無成！全怪你……你難道不知道一語成讖嗎？」老蝦哀怨地說，充滿血絲的眼睛幽幽地盯着我，恨不得把我看穿。

「我沒說你會一事無成！你又開始篡改記憶了！」我惱

怒地說。

「你就是嫉妒我生活順遂，借故打壓我，令我萬念俱灰。現在你滿意了吧！」老蝦暴跳如雷，粗而短的脖子上爬滿青筋。

多麼可悲啊！扭曲的記憶、扭曲的情緒、扭曲的老蝦！

我和老蝦的最後一次見面在爭吵中結束。

老蝦雖怪，卻給我帶來極大啟發。記憶這種東西真令人捉摸不透，既是治愈心靈的良藥，又是令人走火入魔的奇毒，還能被隨意改變。運用記憶療愈心靈創傷固然是好事，但是沉迷扭曲記憶以至於像老蝦那樣陷入混亂、為失敗找藉口卻不努力改變現狀則會一敗塗地。

老蝦啊！既然愛慕勇敢自信的自己，為何不挺一挺胸脯，昂首闊步走完剩下的人生路？既然不甘於平凡，為何不

力爭上游，憑實力獲得賞識？既然生活不順，為何不斷在茫茫記憶中為自己找藉口？

深陷過去而自負其能的人會被記憶吞噬，踏入虛空；腳踏實地的人可尋到一片可療愈身心的遊樂場，砥礪前行。

老蝦，為何不奮力掙扎出這片沼澤？

只可惜，老蝦沒能咽下這些解藥。

我再也沒能找到老蝦的踪跡。

老蝦從此銷聲匿跡，生死未卜。或許他也覺得不該拘泥於記憶，於是背井離鄉，在某地開啟了新的生活。嗯，但願如此吧！

佳釀

香徐徐飄出，當你打開那酒缸時，酒液自中心滲出，那孔洞會把你勾住，難以忘卻。
——題記

遞上熱湯的家人、結伴出遊的友伴，日月流轉，始終在你身側。然而當你閉上雙眼，拼命地描繪那萬分熟悉的臉，又是否能記起對方眉眼間距、一顰一笑間髮絲擺動的弧度，並斷言一句準確無誤？

我想，納蘭性德記憶中的妻子是模糊的。他記得睡眠朦朧間她碎步中的溫柔，記得賭書嬉笑時她潑茶後的活潑，記得美夢相見時她凝聚成的思念。記憶中那人的面龐、談笑間的聲音，卻總不是真實的她。像是醉夢間坐在床邊的她，五官融成一片，卻有種朦朧的感覺讓他知道她在身旁；醉意褪、夢中醒，徒留一筆「當時只道是尋常」。

尋常該是記憶中最深刻的印記，為何會只餘一抹淡墨？那些重要之人，為何合上相簿便再也記不清，只讓那裝滿遺憾的盒子悄然打開？

我們或曾後悔過，或總有一天會因此愧疚，恨從前那個因尋常而不去記清細節的自己。

珍惜當下、抱緊眼前人，這樣的教誨我們聽過太多了。「子欲養而親不待」的諫言無人不曉。世人誰不明白人終有一死？為何還有千千萬萬的人在寫「當時只道是尋常」的詩篇？

不懂抓緊平凡是一種無知，也是一種幸福。身處綠洲的人，並不會察覺沙漠的乾枯。正因一直陶醉在這美夢中，並無察覺它的特別之處，才會意識不到總有醒來的一天。

當局者迷，何況世界過於絢爛。人的每分每秒都是「當下」，歲月的洪流裹挾着我們前行，未曾停下；越行越遠，只會匯聚更多記憶的支流。然而靈魂的河道容量有限，又怎能載着每滴水珠前行？過去、現在和未來，流水萬千，我們的雙手不能抓緊每一滴，只能讓寥寥幾滴留在手心。

所謂「當時只道是尋常」的感嘆，又何嘗不是一種「尋常」？思念和錯過才是人生常態，無法亦無需避免。

6E 王顥瞳

記憶從來不是由無數個細節組成的資料庫，而是一位釀酒人，為我們保存了一份最醇厚的饋贈。一味追求圓滿，品不透記憶這坭玉液瓊漿。

當你站在「未來」回望「當時」，記憶擅自濃縮了那些人的身影，將它們投入缸中。那一粒粒白米被搗碎，輪廓不再清晰，唯有此可成就一番甘甜、濃烈。誘人的酒釀正中留有刺眼空洞，引誘着人去填補、避免，但正因它的存在，才可以被釋出美酒。

自古半醒半醉間，文人墨客總借酒興揮灑無限想像力，去消愁，去自我排解，去寫那驚世佳作，去往那夢中仙境。

記憶為我們倒滿酒杯，而這壺酒的香氣並非清晰，恰恰相反，它的魅力在於模糊。記憶是夢的開場白，它倒出酒液為雙眼蒙上一層如夢似幻的薄紗，事實是黑是白、是人是物已然不再重要，只剩那過濾後最純粹的精華——一種銘記、一種溫暖，更是一種力量，由從前湧出，流到現在，推動我們灌溉未來的夢。記憶存在的意義便是如此，以過往造就未來，以歲月換酒香百倍。

回憶褪色並非末日，遺忘也不是終點，曾經存在的每一刻，自會在記憶中留下一滴。你或許不再記得家中熱湯的味道，卻仍被那份付出溫暖；你或許不再記得小學老師的聲線，卻仍被那聲讚美鼓舞；你或許不再記得兒時失敗的痛楚，卻仍被那瞬堅持激勵。

往事種種，千人千面，每個人與他人的經歷都不盡相同。回憶中的人和事，無論清晰與否，你的記憶已為你釀造出最適合你、獨屬於你的那杯特調，被一飲而盡後化作你的一部分。

記憶中的那些模糊身影，我們終將重逢，在那片錦繡花海、繁盛未來——一個下一份記憶存在的未來。

請舉杯滿酌，把酒臨風，以這盞佳釀，敬明天。

「早晨」這兩隻字，是我對這間學校最初的記憶。

中一那年第一天上學，我站在校門口，看着陌生的建築和來來往往的人群，手心冒汗。那時我還不知道該往哪裏走，只呆呆地站着，心裏忽然有點害怕——這麼多人，這麼多課室，我會不會迷路？然後我看見校長站在校門旁邊，對每一個走進來的學生點頭微笑。輪到我的時候，他笑着說：「早晨。」我愣了一下，小聲回了一句：「早晨。」那一瞬間，陌生的校園好像沒那麼可怕了。原來校長會站在那裏，原來有人會跟我說早晨。後來我知道，校長每天早上都會站在那裏，風雨不改。

從那天起，我開始留意身邊的聲音。

我發現，小息時小食部最熱鬧。長長的人龍從櫃檯一直排到樓梯口，同學們一邊等一邊聊天。「你今天吃甚麼？」「燒賣，你呢？」「一份魚蛋，謝謝——前面還有多少人呀？」那些聲音吵吵鬧鬧的，卻讓人安心。排在前面的會回頭問：「你先排隊還是我先排？」後面的會笑着回應：「你先吧，我一會兒。」這些對話，像呼吸一樣自然。我站在人群裏，有時會想，這些話，大概只有在這裏才會聽到吧。

午膳時，操場旁邊的木棉樹下，總有幾個同學坐在那裏。他們時而聊天，時而背書。還記得有一次，阿梓坐在那裏背《水調歌頭》，他用粵語唸：「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喂，下一句是甚麼呀？」旁邊的晴晴頭也不抬：「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你都背了一個星期了。」阿梓理直氣壯：「用粵語背更難嘛，你不覺得順嘴多了嗎？」那時候我沒細想他的話，只覺得他們吵吵鬧鬧的很好笑。現在想來，也許他說得對。有些東西，用某一種語言讀出來，是特別順，特別深刻。

中文課上，老師教我們背詩。她說，唐詩用粵語讀，很多字都押韻。「你們試試用粵語讀『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再想想『深』和『心』，是不是比普通話更順？」我們跟着讀，果然。那一刻，課室裏幾十把聲音混在一起，高高低低的，像一首古老的歌。我坐在座位上，望向窗外的木棉樹，樹梢在風中輕輕搖晃。看着那顆樹，我忽然想起外公。

外公生前也喜歡讀詩，但他讀的不是唐詩，是《木蘭辭》。小時候，他總是把我和弟弟叫到身邊，一句一句地唸：「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唸到這裏，他會停下來問我們：「你知道木蘭在想甚麼嗎？」我和弟弟搖頭。他笑着摸摸我們的頭：「想着父母，想着家。人出門在外，就會想念家的。」那時我們只覺得外公的聲音很好聽，像收音機裏的粵曲，卻聽不懂他話裏的意思。現在的我懂了。原來那些詩句，不只是詩句，是外公想告訴我們的話——無論去到哪裏，都要記得自己的根，記得自己的家。

放學後，我和阿梓有時會留在課室，甚麼也不做，就是聊天。聊功課，聊老師，聊將來。有一次，阿梓忽然問：「你說，將來我們畢業之後，還會不會記得這些點滴？」我愣了一下「記得甚麼？」「記得這間課室，記得這棵木棉樹，記得小食部排隊的人龍，記得——」他想了想，「記得我們聊過的所有事情。」我沒有回答，只是看着窗外的木棉樹，樹上開滿橙紅色的花，再過幾個月，花會謝，棉絮會飄，然後新的葉子又會長出來。年年如此。「我想，」我終於說，「只要我們還記得，就不會消失的。」阿梓笑了：「你說話甚麼時候變得這麼有哲理？」「不就是跟你聊天學的。」我說。我們都笑了。可是笑完後，我遙望窗外，心裏忽然有點空空的。那些日子，那些對話，真的會一直記得嗎？

前幾天，放學後我經過操場，看見幾個低年級的師弟妹坐在木棉樹下。其中一個拿着一本詩集，用粵語唸：「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喂，接下來是甚麼呀？」另一個湊過去：「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你都沒背熟。」第一個不服氣：「這麼難背，你給我背一次我聽聽？」第二個真的背起來，一字一字，鏗鏘頓挫。我站在不遠處，聽着那把年輕的聲音在風中飄蕩。午後的陽光透過木棉樹的桠枝灑落，映照在他們身上，化成一片片搖晃的光斑。我忽然覺得，有些東西大概不會那麼容易消失。只要還有人願意坐在樹下背詩，只要還有人記得那些字怎樣讀，只要還有人願意把這些傳承下去，教給下一個人。

那天早上，我回到學校，經過校門口時，校長仍然站在那裏。他對每一個走進來的學生點頭微笑，說一聲「早晨」。我看見一個中一級的女生站在不遠處，手足無措地望着人群。她背着一個看上去能把她壓垮的書包，眼神怯生生的，像當年的我。我看着她，心裏忽然湧起一種奇怪的感覺，原來我已經不再是那個站在校門外發呆的人了。

我走過去，笑着對她說：「早晨，不認識路嗎？我帶你去課室吧。」她愣了一下，然後笑了。那個笑容，像清晨的陽光，和我當年一模一樣。

我帶着她走過操場，走過木棉樹，走過小食部。經過小食部時，人龍已經排到樓梯口，她好奇地望了一眼。我說：「午飯時候再來吧，這裏的魚蛋味道很不錯的。」她點點頭，小聲說：「謝謝師姐。」走到課室門口，她回頭對我揮了揮手，然後走進去。

我站在走廊上，看着她的背影在人羣裏消失。風吹過來，木棉樹的葉子沙沙作響。我忽然想起中一那年，自己也是曾經這樣站在校門口，不知所措。那時候，是校長的一句「早晨」，讓我知道這個地方有人願意接住我的不安。而現在，換我對另一個人說出這兩個字。

原來記憶就是這樣流傳的。沒有人能夠永遠留在這裏，但總有人會接着那一句「早晨」，然後傳給下一個人。因為我知道，明天早上，當我走進校門，我還是會看見校長站在那裏，對每一個人點頭微笑。而我，也會繼續笑着對下一個迷路的人說：「早晨。」

就像當年有人對我說的。就像我剛剛對那個女生說的。

這兩句早晨，會在校園裏流傳下去。從校長傳給我們，從我們傳給師弟师妹，從這一年傳到下一年。它們會飄過操場，飄過木棉樹，飄過小食部長長的人龍，飄進每一個清晨的陽光裏。然後，當許多年後，有人回到這裏，站在這棵木棉樹下，他也許會想起——曾經有那麼多個早晨，有人站在校門口，笑着對他說過這兩個字。

那兩個字很輕，輕得像木棉絮，風一吹就飄走了。

但那兩個字也很重，重得可以裝下一個人在這間學校的所有日子。重得讓每一個離開的人，在許多年後的某個清晨，突然想起，然後微笑。

《記下的風，風起而憶》

4E 羅佩澄

風靜又起，吹縐一片韶華匆匆。

微風輕輕吹過，撥弄着人們的青絲，彈奏着人們的心弦。日光也撫過大地，留下恰到好處的溫暖。「今天我來不了。」你的聲音從電話的另一端傳來，我笑着回答沒關係，但其實我早已在相約的海岸旁靜候。我看着一片失落的藍，日光也朝它灑下嘲笑。於是，那海唱起了悲哀的藍調，任由海風掀起陣陣漣漪，而我的思緒亦隨風飄散至陳年往事。

急趕的人們在街道上遺下自己的往事，向着未知的一天昂首向前，小時候的我倆看着忙碌的人羣，頓覺自己格格不入，但那又如何？多出的時間正好讓我們記下那天的風是多麼的溫柔，溫柔得把兩片素不相識的落葉吹起，交織出它們獨有的舞步，猶如兩條平行線漸漸相擁而行，也像我們從相識直至成為好友。我們在無憂的時光拾起了童年的筆，繪下一個個歲月靜好的動人時刻：懵懂的風帶走池水的平靜，又擁着夕陽追逐池面上的微笑。後來，那頑皮的風又胡亂替天上的畫布添上了色彩，畫下了晚霞，使得路旁的白貓也似是披上了彩色的毛衣，風再輕輕吹過茂密的枝頭，惹起雀鳥們的歡聲笑語。我們一起盪着童年的鞦韆，聽着四周的愉悅，陶醉其中。臉上的笑容是心裏一片春光明媚的證明，眼裏眨起的金光幸福的倒影。

而那鞦韆也隨風一直晃，直至我們走遠也從不停歇。

可是我們是從哪裏走遠的呢？應該是當風再起時，我們都換上了新的校服，讀着那讀不完的書。每朝你忙着準備不同的比賽，每暮我亦要在書桌前解開一道道難題，朝朝暮暮我們難見一面。難得的暑假才令我們可以再一次追逐風的尾巴，循着它的蹤跡找回最光輝的青蔥歲月。我永遠記得那年暑假，風的形狀是璀璨的，是觸不可及的。而暑假過後，一切回復原狀，我們投身各自的忙碌。你認識了更多的人亦找到自己喜歡的事物，我也衷心替你感到高興，但也擔心我們會逐漸疏遠。我亦逐漸厭倦我們之間一成不變的話題，以致我們見面時總是被沉默蓋過了歡笑聲。我們相處時的裂痕似是海浪反覆侵蝕岸邊的石頭，越發明顯。

如今，升入高中後，我們無話不談的時光都在風中吹散，再也追不上了。課業的繁瑣、被墨水塞滿的日程表、迥然不同的興趣……都使我們日漸疏離。那天放學後，遠處的我看着你樂此不疲地和別人談天，我沒有上前跟你攀談，更害怕上前後換來寂靜一片。最後，我獨自背着漸濃的夜色，踏上沒有你結伴的歸家路。那夜晚風依舊，帶來的是我們每次見面時無話可說；吹遠的是我們之間的距離。

海浪拍打岸邊的聲音，伴着海風的鹹腥味，喚醒沉浸在昔日的我，我繼續在岸邊走走，感歎潮汐潮退恰如我們的旅程總有終止。然而，海風攜着浪濤時而湧現又時而後撤，每每遇上岸邊巨石便更加顯眼。正如當我遇到難關時，我也會憶起從童年到夕陽下揮灑的青春，以至現在的記憶都有你相伴。沿路走着，忽爾看到了海旁的公園。那些孩童沒有顧慮地追逐對方，不時傳出嬉笑聲，臉上洋溢的笑容能媲美耀目的紅日。風輕推坐在鞦韆上的孩子，把他們送到快樂的泉源，我又憶起了我們遺留在童年的鞦韆，憶起了我們一同渡過的悲歡時日。心坎不由自主地被暖意填滿，它們猶如細沙灌注我內心的每個角落，甚至溢滿了出來，讓我無意中展露出微笑。

突然，手機傳來一則訊息「我終於忙完比賽了，你後天有空嗎？」「有，當然有！」沒有一絲遲疑，我飛快地回覆了你，臉上掛着的笑也越發燦爛。我想，有些記憶總會隨風流進我當刻的苦惱，要相信存在於舊時的美好同樣會再次在我們的未來出現。

今日的海風緩緩揭開天空的新一頁，卻永遠代替不了我記憶中的風。人生路途遙遙，但願我倆都能記下那獨特的風，待風再起時，憶起那些記憶的苦與樂，然後帶着笑，書寫未來的新篇章。

《木棉備忘錄》

2D 黃希捷

「記憶，是種悲壯的英雄主義。明知最後會輸給時間，卻還要為之作證。」

——題記

時間，是條奔流向海的河，其法則，是湮滅，是遺忘，是將一切絢爛歸為塵埃。而我，是一棵悖逆時間的木棉樹，我偏要在遺忘的洪流中，築起一艘名為記憶的方舟。我在這所學校旁屹立已久，我唯一的使命，是以我的年輪，以我的花苞，以我的飛絮，為一段名為「青春」的存在，作永恆的旁證。

小雪「愁人正在書窗下，一片飛來一片寒。」

小雪乍到，萬物開始蟄伏。那個男孩世界的冬天，比物理的寒冬來得還要早。第一次統一測驗的成績，像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雪，把他內心那點不甘的星火徹底吹滅。他是趁着暮色來的，攜着薄薄的寒氣。手中攥着一張被紅筆寫滿的成績單。他甚麼也沒有說，只是蹲下身，蜷縮成一團，把滾燙的額頭，死死抵在我粗礪的樹幹上。寂靜中，我感受到一滴滴淚珠，像是在深山中的迴響，若隱若現，不喧囂，但擲地有聲。這幾滴淚水滲進我的體內，慢慢形成一圈年輪，在我的年輪檔案裏，封存着無數同樣的時刻，我並不是第一次見了，我沒有任何言語可以安慰，只得繼續秉持着使命，把他的眼淚封存下來。

恰逢此時，一陣應景的、屬於小雪的寒風襲來，捲起地上積聚的枯葉，吹動他額前凌亂的髮絲。風在枝桠間穿梭，我枝頭幾片頑強的枯葉颯颯作響，那聲音竟有幾分像他往日誦讀詩文的腔調。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他猛然抬起頭來，泛紅的眼圈裏，竟重新閃過幾點星火。他站起身，用力抹去臉上的淚痕，把手中的試卷折起、塞進口袋裏，轉身大步走進漸濃的暮色裏。他的背影依舊單薄，卻比來時挺直多了。那年小雪，我的年輪記錄着一個少年如何在初冬時節，悄悄積蓄着整個春天。

春分「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

春分日，晝夜平分。少女的心事，也在這天找到平衡點——她決定，要說出來，勇敢一次，為初開的情竇畫上一個句號。

她在我如火如荼的猩紅花雲下站定，手中攥着她挑選好最好看的信紙。信件上的字跡是青澀的，工整得笨拙，像溫室裏未經風雨的嫩芽，在周遭灼灼烈焰般的花苞映照下顯得無比純真和勇敢。她在樹蔭下焦灼地等待，都說等待是最煎熬的，的確如此，彷彿時間暫停了一般。

他跑來的身影，驚動了風。枝頭上，幾片嫣紅花瓣，在他接過信的瞬間落下，如同一聲輕柔地嘆息。少女羞紅了臉，低着頭不敢對視。可隨即，她只等到一句比落花還輕的「對不起」和少年決絕轉身的背影。她扯了扯嘴角，眼裏是無盡的落寞。轉身時，一朵完整的、

未及綻放的花苞，擦過她的肩頭落在她的腳邊。那不是凋零，是我在那年春分為這名少女，封存的一整個剛剛啟程便已達終點的春天及一段名為「勇氣」的記憶。

立夏「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時至立夏，萬物繁茂。我的飛絮，在這烈日下，成就了一場屬於盛夏的雪。他們三人最後一次坐在我的枝幹旁，往日的嬉笑被沉默取代，空氣裏瀰漫着潤土的甘醇及嫩草的清香。他們互相看着，好像有千言萬語想要訴說，但又無從說起，那些滾燙的祝福、那些笨拙的安慰、那些「以後一定」的誓言，都如鯁在喉。

於是他們只是仰頭，看着我的飛絮。那些潔白的、柔軟的絮，在空中飄浮，不知何去何從。我認得他們。我認得那個曾經總愛在樹蔭下踢石子的小男孩，現已蛻變成意氣風發的少年郎了；我認得那個曾因摔倒而哭泣的小女孩，現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我認得他們三人曾經在樹下討論的數學題，分享的冰淇淋和無數個放學的暮色。時間終究會把他們推向不同的舞台，但沒關係，當他們鬆開緊握的手，身影漸漸融進暮色中時，我會輕輕一揚，將他們笑着的、哭着的、靜默的、喧鬧的瞬間，悉數裝進飛絮中。

自此，山河萬里，每一縷在他們眼前飄過的木棉飛絮，都是我寄出的永駐的記憶。

幾年後的一個春日，他們回來了。那位為考試成績哭泣的男孩走到樹下，把手輕輕按在我粗礪的樹皮上，溫聲道：「我考上港大了，是第一志願。我很開心。」他說得很輕，像是跟一個老朋友分享自己的經歷。「我還記得在這裏哭過呢！也是在那次以後開始發憤圖強，才有現在的我。」他呆了一會，便離開了。接着，是那個在春分日的少女。她拾起一朵剛掉落的木棉花，仔細摩挲，輕笑了聲，對身邊的友人道起回憶：「我之前在這跟他表白，結果被拒絕了。」她笑得坦蕩：「不過沒關係，這就是青春嘛！」最後，令我欣慰的，是當年在立夏告別的三人，竟是一起來的。他們坐着樹蔭下，一切和從前一樣，不過又好像都不一樣了，每個人都已「亭亭如蓋」矣，他們談論的也不再是習題和考試，而是各自在天南地北的見聞。忽然，三人同時望向我，嘴角上揚：「真好，你還在。」

這一刻，我便知道，我贏了。

我未能留住時間，卻守住了他們在時間裏蛻變的痕跡。當記憶在生命中生根發芽，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本身，便是對遺忘最徹底的勝利。當新的飛絮攜着同學舊日的情誼飄向遠方，當枝頭的花苞帶着青春的勇氣掉落、回歸大地，當年輪裏的淚水轉化成滋潤新芽的甘露，這段關於青春的記憶，便獲得了永恆。我以一棵木棉樹的形態，在這場虛無的戰爭取勝。我的備忘錄，也會繼續存證，為一代又一代人存儲青春的瞬間。



The Photo Album

2D Chiu Tsz Ching

When you hear the word "memory", what comes to mind first? Is it the time when you accidentally got hurt in a game of "the floor is lava" with your sister? The teacher you considered a friend, leaving the school forever without bidding adieu? Or that one time when you forgot to bring your schoolbag to school, resulting in everyone laughing at you? "Memory" isn't just about the good times; it's also about the pressure of cramming everything we are expected to remember in our heads.

School can be stressful. We are expected to memorise what often seems like useless math formulas, boring elements of the periodic table, complicated names of rivers and lakes... It almost feels as if there's no room left in our brains for entertainment. Then comes social media. Unlike our teacher's "good old days", when the vintage Nokia 3310 had no storage and people just forgot things, we have a digital memory that never sleeps. In our generation, our "cringe" moments live forever in group chats or on the cloud. It's hard to feel mature when the Internet constantly reminds you how awkward you were 2 years ago.

But lately, I've been looking at my "memories"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An angle that changes everything.

Think about it. Every formula, fact, or tense we learnt is actually a new skill we've unlocked. It's proof that we're smarter and more mature. And those old, embarrassing photos? The reason we look at them and mumble, "Wow, that's cringe..." is because we've grown past them. Our memories show us the distance we've travelled.

To me, the best part of memory, is where we get to organize it. Just like our lockers at the end of the term, we can choose to keep the lessons and let go of the stress. If we can choose to remember that one time when our favourite teacher called himself a word that starts with a "J" and ends with an "osephine", we definitely can choose to forget that one failed quiz.

Memory is like a beautiful photo album that is uniquely ours. It shows us how far we've gone. You don't have to keep every single photo. You get to choose. Select the good stuff, leave the heavy stress behind, and keep upgrading your album for better memories.

The Legitimacy of Memories

3D Lam Ching Shuen Cindy

How do you prove that your memories are real and legitimate? This question popped into my head on a weekend afternoon in autumn, when I was looking at floating dust particles in the sunlight, and it got stuck in my head.

"Is it that simple?" I thought to myself. "I'll just find someone who was there with me and ask them about it. There has to be SOMEONE that shares the same memories as me."

Have all of you ever had experiences where what YOU remember and what your parents remember ar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things? Did they mishear you? Were they even listening to you? Were you the one who misremembered?

Have you and your friends ever had completely different memories of events you shared? Are some of your friends so good at convincing you that THEIR recollection of events is correct even if they are DRASTICALLY different from YOUR OWN memories? How can we justify this?

Memories are not fixed objects. They warp and change over time or depending on how closely someone was listening or how serious the conversation was. Sometimes there are differences about the due date

of an assignment from a teacher and the students' perspectives. Was the teacher a bit careless when assigning the due date? Were the students trying to gaslight the teacher into getting extra time to finish their work? Memory of the event can fluctuate based on a person's wishes.

The human brain is capable of believing things that aren't objectively real, as many experiments have proven. So there exists a possibility: what if all of the collective memories we have are just group hallucinations? The thought can be terrifying, a challenge to our existence. Our entire personalities are meant to revolve around them, so how would it change us if we learned that memory was false?

Even if memories are false, they are still beneficial to us. The joyful moments we experience are engraved deeply in our minds as souvenirs. Unfortunate experiences teach us to be better people. Even if they are nothing but illusions, we become more complete, refined, and unique as individuals. The boon they give us will linger long afterwards.

So let me ask you all, when you rummage through all the memories rolling around in your head,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m? The next time you see a piece of dust floating in the sunlight, ask yourself that question!

Ember of Remembrance

5E Chan Cheuk Yui

Even as years drift quietly past, memories remain, gentle lights that keep our journeys aglow.

When dusk unrolls her woven skies,
Soft lanterns gleam as daylight dies;
They guard the paths once dearly known,
With glows that time has gently sown.

Through the corridors of the mind, they stray,
Where yesterdays, in silence, play;
Their golden fire, though faint, endures,
A steadfast light that still assures.

The rivers hum a forgotten tune,
Beneath the gaze of the watchful moon;
Their surface holds the mirrored hue,
Of dreams we chased and wandered through.

Each petal lost, each whispering breeze,
Reveals what passing beauty sees;
Though moments fade, their colours stay,
Like stars that guide the night to day.

Years etch their art in silver lines,
Across the soul where thought inclines;
Where hope and memory intertwine,
To shape a truth both rare and fine.

What once was fragile, now complete,
With echoes soft and bittersweet;
No hour is gone beyond recall,
For light lies waiting in them all.

When twilight swathes the weary land,
We walk its edge, by dreams unmanned;
The past becomes the torch we bear,
Its quiet promise fills the air.

So let remembrance gently glow,
A lantern lit where spirits go;
It leads us home, though veiled and far,
Our gleaming thread, our northern star.

Why I Call My Memory 'Rude'

2D Liu Christie Chin Yu

I like how good memories kind of stick around and stay.

I like how fun memories pop out at the worst times to play.

I like how embarrassing memories re-surface just to tell me it's okay...to be a human-shaped disaster.

Here is this one thing I don't like: some memories are so slippery and elusive. When I'm having a memory glitch and can't recall any details, my stubborn brain just makes up new stories to keep its image.

Allow me to shove a humiliatingly relatable real-life example right in front of your eyes.

The other day, I was having another perfectly normal lesson. You know the drill—the teacher walks in, the whole class does the zombie "good morning" mumble. Standard.

But that time, I decided to be enthusiastic. To really mean it and show respect. When everyone else groaned like a sleepy choir, I belted out with my whole chest and zero doubt:

"GOOD MORNING MR LEE!"

Silence.

My classmates turned. Miss Lee turned. Miss Lee—who is very clearly a woman, who I have been taught for months—just stared at me with her mouth slightly open and her eyes wide open. I almost thought the top of her head would swing open and a mushroom cloud would erupt from it.

And my brain, instead of admitting defeat, just took an unnecessarily long breath. It lay upside-down at the back of my head smugly and smirked at me too: "Yeah. Weird. Anyway."

The worst part came a few days later. I was just casually eating lunch alone when my brain suddenly got all excited: "You remember that teacher? Miss Lee. You knew that. You were simply being funny and wanted to be different from everyone. Very cool."

"No, boss. That was the exact opposite of 'very cool'. Stop teasing yourself like it's your only source of entertainment."

You can't even get mad at your own brain. It's YOU. You're arguing with yourself, and you're on both sides, so you automatically lose.

So yeah. Memory is weird. It glitches, it embarrasses you, and then it lies about it. Miss Lee, if you're reading this: I'm sorry. My brain is just like that sometimes.

And honestly? Kinda funny though.



4E Lau Jeanne Kieu

MEMORIES

Memories may feel like a dream
Each, fleeting, ethereal, and has its own shade
Moments replay, giving warmth like Sun's golden beam
On days when longing and emptiness echo
Reunite with loved ones through memories, in a place they no longer suffer
If only you knew that I
Endured years of missing your voice, and reminiscing turns to be my only choice
So I once again step into the world of memories

顧問：

袁廣業校長 羅維恩副校長 郭穎文副校長 關姬遜副校長
郭素姣老師 林暉峻老師 李曉嵐老師 彭詩韻老師
梁懿馨老師 Mr. Sala Joey

總編輯：

5E 嚴梓倩

副編輯：

5E 陳倬睿 5F 梁展誥

編輯：

4E 劉展蕎 4E 宋佩瑋 4E 王躍熺 5E 袁綺童 5F 陳瀚茗
5F 溫晴慧

特別鳴謝：

葉卓靈老師 楊浩麟老師 張冠禹老師 Mr. Sala Joey

鳴謝